

十三五

T 2455/17

宋書 卷十六

124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ChL 2455,17



Harvard College Library/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 | | | | | | | | | | | | | | | | | |
|------------|----------|----------|---------|----------|---------|---------|----------|----------|----------|----------|----------|----------|----|----|----|----|----|
| CM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 Lab D50 2' | 95/0/2 | 81/0/0 | 66/0/0 | 51/0/1 | 35/0/0 | 20/0/0 | 29/19/54 | 55/39/33 | 42/57/29 | 82/4/79 | 51/50/13 | 50/28/29 | | | | | |
| | 38/14/16 | 66/16/18 | 50/5/22 | 43/14/21 | 55/9/25 | 71/32/0 | 62/34/60 | 40/9/43 | 52/48/17 | 31/21/21 | 72/23/57 | 73/19/68 | | | | | |

宋書卷七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徐湛之

江湛

王僧綽

徐湛之字孝源東海郟人司徒羨之兄孫吳郡太守佩之弟子也
 祖欽之祕書監父達之尚高祖長女會稽公主為振威將軍彭城
 沛二郡太守高祖諸子竝幼以達之姻戚將大任之欲先令立功
 及討司馬休之使統軍為前鋒配以精兵利器事尅當即授荊州
 休之遣魯宗之子軌擊破之於陣見害追贈中書侍郎湛之幼孤
 為高祖所愛常與江夏王義恭寢食不離於側永初三年詔口永
 興公主一門嫡長早罹辛苦外孫湛之特所鍾愛且致節之胤情

蘇州中鳳節
氏書印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禮

實兼常可封枝江縣侯食邑五百戶年數歲與弟淳之共車行牛
奔車壞左右馳來赴之湛之先令取弟衆咸歎其幼而有識及長
頗涉大義善自持持事祖母及母並以孝謹聞元嘉二年除著作
佐郎員外散騎侍郎並不就六年東宮始建起家補太子洗馬轉
國子博士遷奮威將軍南彭城沛二郡太守徙黃門侍郎祖母年
老辭以朝直不拜復授二郡加輔國將軍遷祕書監領右軍將軍
轉侍中加驍騎將軍復爲祕書監加散騎常侍驍騎如故會稽公
主身居長嫡爲太祖所禮家事大小必咨而後行西征謝晦使公
主留止臺內總攝六宮忽有不得意輒號哭上甚憚之初高祖微
時貧陋過甚嘗自新洲伐荻有納布衫襖等衣皆敬皇后手自作
高祖既貴以此 句公主曰後世若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
之湛之爲大將 車彭城王義宣所愛與劉湛等頗相附協及劉湛

得罪事連湛之太祖大怒將致大辟湛之憂懼無計以告公主公
主卽日入宮既見太祖因號哭下牀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
高祖納衣擲地以示上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爲汝父作此納
衣今日有一頓飽食便欲殘害我兒子上亦號哭湛之由此得全
也遷中護軍未拜又遷太子詹事尋加侍中湛之善於尺牘音辭
流暢貴戚豪家產業甚厚室宇園池貴遊莫及伎樂之妙冠絕一
時門生千餘人皆三吳富人之子姿質端妍衣服鮮麗每出入行
遊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太祖嫌其侈縱每以爲言時
安成公何勗死忌之子也臨汝公孟靈休昶之子也並各奢豪與
湛之共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京邑爲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
之二事之美兼於何孟勗官至侍中追謚荒公靈休善彈碁官至
祕書監湛之遷冠軍將軍丹陽尹進號征虜將軍加散騎常侍以

公主憂不拜過葬復授前職湛之表啟固辭又詣廷尉受罪上詔
獄官勿得受然後就命固辭常侍許之二十二年范畢等謀逆湛
之始與之同後發其事所陳多不盡為畢等款辭所連乃詣廷尉
歸罪上慰遣令還郡湛之上表曰賊臣范畢孔熙先等連結謀逆
法靜尼宜分往還與大將軍臣義康共相唇齒備於鞠對伏尋仲
承祖始達熙先等意便極言姦狀而臣兒女近情不識大體上聞
之初不務指斥紙翰所載尤復漫略者實以凶計既表逆事歸露
又仰緣聖慈不欲窮盡故言勢依違未敢縷陳情旨無隱已昭天
鑒及羣凶收禽各有所列畢等口辭多見誣謗承祖醜言紛紜特
甚乃云臣與義康宿有密契在省之言期以為定潛通姦意報示
天文末云熙先縣指必同以誑於畢或以智勇見稱或以愚懦為
口既美其信懷可覆復駭其動止必啟凡諸詭妄還自違伐多舉

事端不究源統齋傳之信無有主名所徵之人又已死沒首尾乖
互自為矛盾即臣誘引之辭以為始謀之證銜臣糾告並見怨咎
縱肆狂言必見禍陷伏自探省亦復有由昔義康南出之始救臣
入相伴慰晨夕覲對經踰旬日逆圖成謀雖無顯然懟容異意頗
形言旨遺臣利刃期以際會臣苦相諫譬深加距塞以為怨憤所
至不足為慮便以關啟懼成虛妄思量反覆實經愚心非為納受
曲相蔽匿又令申情范畢釋中間之憾致懷蕭思話恨婚意未申
謂此僥幸亦不宜達陛下敦惜天倫彰於四海藩禁優簡親理咸
通又昔蒙眷顧不容自絕音翰信命時相往來或言少意多旨深
文淺辭色之間往往難測臣每懼異聞皆略而不答惟心無邪悖
故不稍以自嫌悽悽丹實具如此啟至於法靜所傳及熙先等謀
知實不早見關之日便即以聞雖晨光幽燭曲昭窮款裁以正義

無所逃刑束骸北闕請罪司寇乾施舍宥未加治考中旨頻降制使還徃仰荷恩私哀惶失守臣殃積罪深丁罹酷罰久應屏棄永謝人理况奸謀所染忠孝頓闕智防愚淺闔於禍萌士類未明其心羣庶謂之同惡朝野側目衆議沸騰專信讎隙之辭不復稍相申體臣雖驚下情非木石豈不知醜點難嬰伏劔爲易而覲然視息忍此餘生實非苟妄微命假延漏刻誠以負戾灰滅貽惡方來貪及視息少自披訴冀幽誠丹款儻或昭然雖復身膏草土九泉無恨顯居官次垢穢朝班庠顏何地可以自處乞蒙隳放伏待鈇鑕上優詔不許二十四年服闋轉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出爲前軍將軍南兗州刺史善於爲政威惠並行廣陵城舊有高樓湛之更加脩整南望鍾山城北有陂澤水物豐盛湛之更起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果竹繁茂花藥成行招集文士盡游玩之適一時之盛也

時有沙門釋惠休善屬文辭采綺豔湛之與之甚厚世祖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史二十六年復入爲丹陽尹領太子詹事將軍如故二十七年索虜至瓜步湛之領兵置佐與皇太子分守石頭二十八年春魯爽兄弟率部曲歸順爽等魯軌子也湛之以爲廟筭遠圖特所獎納不敢苟申私怨乞屏居田里不許轉尚書僕射領護軍將軍時尚書令何尚之以湛之國戚任遇隆重欲以朝政推之凡諸辭訴一不料省湛之亦以職官記及令文尚書令敷奏出內事無不總令缺則僕射總任又以事歸尚之互相推委御史中丞袁淑並奏免官詔曰令僕治務所寄不共求體當而互相推委糾之是也然故事殘舛所以致茲疑執特無所問時詳正之乃使湛之與尚之並受辭諱尚之雖爲令而朝事悉歸湛之初劉湛伏誅殷景仁卒太祖委任沈演之庾炳之范曄等後又有

江湛何瑀之輩誅炳之免演之瑀之並卒至是江湛爲吏部尚書與湛之並居權要世謂之江徐焉上每有疾湛之輒入侍醫藥二凶巫蠱事發上欲廢劾賜濬死而世祖不見寵故累出外蕃不得停京輦南平王鑠建平王宏並爲上所愛而鑠妃卽湛妹勸上立之元嘉末徵鑠自壽陽入朝旣至又失旨欲立宏嫌其非次是以議久不決與湛之屏人共言論或連日累夕每夜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劾入弑之且其夕上與湛之屏人語至曉猶未滅燭湛之驚起趣北戶未及開見害時年四十四世祖卽位追贈司空加散騎常侍本官如故謚曰忠烈公又詔曰徐湛之江湛王僧綽門戶荼酷遺孤流寓言念旣往感痛兼深可令歸居本宅厚加恤賜於是三家長給廩三子聿之謙之爲元凶所殺恒之嗣侯尚太祖第十五女南陽公主蚤卒無子聿之子孝嗣紹封

齊受禪國除

江湛字徽淵濟陽考城人湘州刺史夷子也居喪以孝聞愛好文義喜彈碁鼓琴兼明筭術初爲著作佐郎遷彭城王義康司徒行參軍南譙王義宣左軍功曹復爲義康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司空檀道濟爲子求湛妹婚不許義康有命又不從時人重其立志義康欲引與日夕湛固求外出乃以爲武陵內史還爲司徒從事中郎遷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隨王誕爲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以湛爲長史南東海太守政事委之元嘉二十五年徵爲侍中任以機密領本州大中正遷左衛將軍時改選學職以太尉江夏王義恭領國子祭酒湛及侍中何攸之領博士二十七年轉吏部尚書家甚貧約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嘗爲上所召值絺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赴牛餓馭人求草湛良久曰

可與飲在選職頗有刻覈之譏而公平無私不受請謁論者以此稱焉上大舉北伐舉朝爲不可唯湛贊成之索虜至瓜步領軍將軍劉遵考率軍出江上以湛兼領軍軍事處分一以委焉虜遣使求婚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議衆並爲宜許湛曰戎狄無信許之無益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劭使班劍及左右推之殆將側倒劭又謂上曰北伐敗辱數州淪破獨有斬江湛可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江湛但不異耳劭後燕集未嘗命湛嘗謂上曰江湛佞人不宜親也上乃爲劭長子偉之娉湛第三女欲以和之上將廢劭使湛具詔艸劭之入弑也湛直上省聞叫譟之聲乃匿傍小屋中劭遣收之舍吏給云不在此兵士卽殺舍吏乃得湛之湛之據窗受害意色不撓時年四十六湛五子恁恕恣法壽皆見殺初湛家數見怪異未敗少日所賊

牀忽有數升血世祖卽位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本官如故謚曰忠簡公長子恁尚太祖第九女淮陰長公主爲著作佐郎

王僧綽琅邪臨沂人左光祿大夫曇首子也幼有大成之度弱年衆以國器許之好學有理思練悉朝典年十三太祖引見下拜便流涕哽咽上亦悲不自勝襲封豫章縣侯尚太祖長女東陽獻公主初爲江夏王義恭司徒參軍轉始興王文學祕書丞司徒左長史太子中庶子元嘉二十六年徙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究識流品諳悉人物拔才舉能咸得其分二十八年遷侍中任以機密僧綽沈深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先是父曇首與王華並爲太祖所任華子嗣人才旣劣位遇亦輕僧綽嘗謂中書侍郎蔡興宗曰弟名位應與新建齊超至今日益由姻戚所致也新建者嗣之封也

及爲侍中時年二十九始興王濬嘗問其年僧綽自嫌蚤達逡巡
良久乃答其謙虛自退若此元嘉末太祖頗以後事爲念以其年
少方欲大相付託朝政小大皆與參焉從兄徽清介士也懼其太
盛勸令損抑僧綽乃求吳郡及廣州上並不許會二凶巫蠱事泄
上獨先召僧綽具言之及將廢立使尋求前朝舊典劾於東宮夜
饗將士僧綽密以啟聞上又令撰漢魏以來廢諸王故事撰畢送
與江湛徐湛之湛之欲立隨王誕江湛欲立南平王鑠太祖欲立
建平王宏議久不決誕妃卽湛之女鑠妃卽湛妹太祖謂僧綽曰
諸人各爲身計便無與國家同憂者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
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忌略小
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淮南云以石投水吳越之善
沒取之事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上曰卿

可謂能斷大事此事重不可不殷勤三思且庶人始亡人將謂我
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唯能裁弟不能裁
兒上默然江湛同侍坐出閣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太傷切直僧
綽曰弟亦恨君不直及劾弒逆江湛在尚書上省聞變歎曰不用
僧綽言以致於此劾旣立轉爲吏部尚書委以事任事在二凶傳
頃之劾料檢太祖中箱及江湛家書疏得僧綽所啟饗士并廢諸
王事乃收害焉時年三十一因此陷北第諸王侯以爲僧綽有異
志并殺僧綽門客太學博士賈匪之奉朝請司馬文穎建平國常
侍司馬仲秀等世祖卽位追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謚曰愍
侯初太社西空地一區吳時丁奉宅孫皓流徙其家江左初爲周
顛蘇峻宅其後爲袁悅宅又爲章武王司馬秀宅皆以凶終後給
臧壽亦頗遇喪禍故是稱爲凶地僧綽常以正達自居謂宅無吉

凶請以為第始就造築未及居而敗子儉嗣昇明末為齊國尚書右僕射

史臣曰甚矣宋氏之家難也讎讐所鍾親地兼極雖復傾天滅道迹非嫌路而灾隙内兆邪蠱外興天性既離愛敬同盡探雀請能非無前釁猜防之道有未足乎世祖弱年輕躁夙無朝寵累任邊外未嘗居中當璧之重將由愛立臣主回疑事無蚤斷若使守器以長命不待賢則密禍自銷危機可免聖哲之訓豈欺我哉昔山濤舉羊祜為太子太傅蓋欲以後事委之而羊公短世僧綽綽繆主心將任以國重而宮車晏駕二臣並以道德謙沖名高兩代朕未中年功謝成日惜矣哉

宋書卷七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終

西川中鳳園氏園南

宋書卷七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

文九王

文帝十九男元皇后生劭潘淑妃生濟路淑媛生孝武帝吳淑儀生南平王鑠高修儀生廬陵昭王紹殷修華生竟陵王誕曹婕妤生建平宣簡王宏陳修容生東海王禕謝容華生晉熙王昶江修儀生武昌王渾沈婕妤生明帝楊修儀生建安王仁仁邢美人生晉平王休祐蔡美人生海陵王休茂董美人生鄱陽哀王休業顏美人生臨慶沖王休倩陳美人生新野懷王爽甫荀美人生桂陽王休範羅美人生巴陵哀王休若劭濬誕禕渾休茂休範別有傳紹出繼廬陵孝獻王義真

南平穆王鑠字休玄文帝第四子也元嘉十七年都督湘州諸軍

事寇軍將軍湘州刺史不之鎮領石頭戍事二十二年遷散騎常
都督南豫豫司雍秦并六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時太祖方事外
略乃罷南豫併壽陽卽鑠爲豫州刺史尋領安蠻校尉給鼓吹一
部二十六年進號平西將軍讓不拜索虜大帥拓跋燾南侵陳頴
遂圍汝南懸瓠城行汝南太守陳憲保城自固賊晝夜攻圍之憲
且守且戰矢石無時不交虜多作高樓施弩以射城內飛矢雨下
城中負尸以汲又毀佛浮圖取金像以爲大鈞施之衝車端以牽
樓堞城內有一沙門頗有機思輒設奇以應之賊多作蝦蟆車以
填塹因薄攻城憲督厲將士固女牆而戰賊之死者屍與城等遂
登屍以陵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
汝水爲之不流相拒四十餘日鑠遣安蠻司馬劉康祖與寧朔將
軍臧質救之虜燒攻具走二十七年大舉北伐諸蕃並出師鑠遣

中兵參軍胡盛之出汝南上蔡向長社長社戍王魯爽委城奔走
旣克長社遣幢主王陽兒張略等進據小索僞豫州刺史僕蘭於
大索率步騎二千攻陽兒陽兒擊大破之到坦之等進向大索勞
楊氏鄭德玄張和各起義以應坦之僕蘭奔虎牢會王陽兒等至
卽據大索因向虎牢鑠又遣安蠻司馬劉康祖繼坦之虜永昌王
宜勤仁庫真救虎牢坦之敗走虜乘勝逕進於尉氏津逢康祖康
祖戰敗見殺賊進脅壽陽因東過與燾會於江上二十八年夏虜
荊州刺史魯爽及弟秀等率部曲詣鑠歸順其年七月鑠所生吳
淑儀薨鑠歸京師葬畢還攝本任時江夏王義恭領兗州刺史鎮
盱眙丁母憂還京師上以克土彫荒罷南兗併南徐州當別置淮
南都督任盱眙開創屯田應接遠近欲以授鑠旣而改授散騎常
侍撫軍將軍領兵戍石頭元凶弒立以爲中軍將軍護軍常侍如

故世祖入討劭屯兵京邑使鑠巡行撫勞劭還立南兗以鑠為使持節都督南兗徐兗青冀幽六州諸軍事征虜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常侍如故柳元景至新亭劭親自攻之挾鑠自隨江夏王義恭南奔使鑠守東府以腹心防之進授侍中驃騎將軍錄尚書事餘如故劭迎蔣侯神於宮內疏世祖年諱厭祝祈請假授位號使鑠造策文及義軍入宮鑠與濬俱歸世祖濬即伏法上迎鑠入營當時舍卒失國墮事寧更鑄給之進侍中司空領兵置佐以國哀未闕讓侍中鑠素不推事世祖又為元凶所任上乃以藥內食中毒殺之時年二十三追贈侍中司徒三子敬猷敬淵敬先敬猷嗣官至黃門郎敬淵初封安南縣侯官至後軍將軍敬先繼廬陵王紹前廢帝景和未召鑠妃江氏入宮使左右於前逼追之江氏不受命謂曰若不從當殺汝三子江氏猶不肯於是遣使

於第殺敬猷敬淵敬先鞭江氏一百其夕廢帝亦殞太宗即位追贈敬猷侍中謚曰懷王追贈敬淵黃門侍郎謚曰悼侯收封孝武帝第十八子臨賀王子產字孝仁為南平王繼鑠後未拜被殺泰始五年立晉平王休祐第七子宣曜為南平王繼鑠休祐死宣曜被廢還本後廢帝元徽元年立衡陽恭王疑第二子伯玉為南平王繼鑠後官至給事中昇明二年謀反誅國除

建平宣簡王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也早喪母元嘉二十一年年十一封建平王食邑二千戶少而閑素篤好文籍太祖寵愛殊常為立第於雞籠山盡山水之美建平國職高他國一階二十四年為中護軍領石頭戍事出為征虜將軍江州刺史二十八年徵為中書令領驍騎將軍元凶弒立以宏為左將軍丹陽尹又以為散騎常侍鎮軍將軍江州刺史世祖入討劭錄宏殿內世祖先嘗以

關
手板與宏宏遣左右親信周法道齋手板詣世祖事平以為尚
書左僕射使奉迎太后還加冠軍將軍中書監僕射如故臧質為
逆宏以仗士五十人入六門為人謙儉周慎禮賢接士明曉政事
上甚信仗之時普責百官讜言宏議曰臣聞建國之道咸殊與王
之政不一至於開諫致寧防口取禍固前正同軌後王共則秦殷
之敗語戮刺亡周漢之盛謗升箴顯陛下以至德神臨垂精思治
進儒禮而崇寬教哀獄法而黜嚴刑表忠行而舉貞節辟處士而
求賢異修廢宮而出滯賞撤天膳而重農食祭貴遊而弛權酷通
山澤而易關梁固已海內仰道天下知德今復開不諱之塗獎直
辭之路四海希風普天幸甚舉蒙採問敢不悉心謹條鄙見置陳
如左辭理違謬伏用震懼夫用兵之道自古所慎頃于戈未戢戰
備宜修而卒不素練兵非夙習且戎衛之職多非其才或以資厚

素加或以祿薄帶帖或寵由權門恩自私假既無將領虛尸榮祿
至於邊城舉燧羽驛交馳而望其隈甲推鋒立功闢外譬緣木求
魚不可得矣常謂臨難命帥皆出倉卒驅烏合之眾隸造次之主
貌疎情乖有若胡越豈能使其同力拔危濟難故奔北相望覆敗
繼有今欲改選將校皆得其人分臺見將各以配給領護二軍為
其總統令撫養士卒使恩信先加農隙校獵以習其事三令五申
以齊其心使動止應規進退中律然後畜銳觀釁因時而動摧敵
陷堅折衝于外孫子曰視卒如赤子故可與之共死所以張參效
爭先之心吮癰致必盡之命豈不由恩著者士輕其生命明者卒
畢其力考心迹事如或有在妄陳膚知追懼乖謬轉尚書令加散
騎常侍將軍如故給鼓吹一部尋進號衛將軍中書監尚書令如
故宏少而多病大明二年疾動求解尚書令以本號開府儀同三

司加散騎常侍中書監如故未拜其年薨時年二十五追贈侍中
司徒中書監如故給班劍二十人上痛悼甚至每朔望輒出臨靈
自爲墓誌銘并序與東揚州刺史顏竣詔曰宏夙情業尚素心令
績雖年未及壯願言兼申謂天道可倚輔仁無妄雖寢患淹時慮
不至禍豈圖祗善虛設一旦永謝驚惋摧慟五內交殞平生未遠
舉目如昨而賞對遊娛緬同千載哀酷纏綿實增痛切卿情均休
戚重以周旋垂坼少時奄成今古聞問傷惋當何可言五年蓋諸
弟國各千戶先薨者不在其例唯宏追蓋子景素少愛文義有父
風大明四年爲寧朔將軍南濟陰太守徙歷陽南譙二郡太守將
軍如故中書侍郎不拜監南豫豫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南豫州
刺史又不拜太宗初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太子左衛率加給
事中冠軍將軍南兗州刺史丹陽尹吳興太守使持節監湘州諸

軍事湘州刺史將軍並如故進號左將軍泰始六年都督荆湘雍
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左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如故徵爲散
騎常侍後將軍太常未拜授使持節都督南徐南兗兗徐青冀六
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南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爲逆景素雖纂集
兵衆以赴朝廷爲名而陰懷兩端及事平進號鎮北將軍齊王爲
南兗州景素解都督時太祖諸子盡殂衆孫唯景素爲長建安王
休祐諸子並廢徙無在朝者景素好文章書籍招集才義之士傾
身禮接以收名譽由是朝野翕然莫不屬意焉而後廢帝在凶失
道內外皆謂景素宜當神器唯廢帝所生陳氏親戚疾忌之而楊
運長阮佃夫並太宗舊隸貪幼少以久其權慮景素立不見容於
長主深相忌憚元徽三年景素防閤將軍王季符失景素旨怨恨
因單騎奔京邑告運長佃夫云景素欲反運長等便欲遣軍討之

齊王及衛將軍袁粲以下並保持之謂爲不然也景素亦馳遣世子延齡還都具自申理運長等乃徙季符於梁州又奪景素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自是廢帝狂悖日甚朝野並屬心景素陳氏及運長等彌相猜疑景素因此稍爲自防之計與司馬盧江何季穆錄事參軍陳郡殷瀾記室參軍濟陽蔡履中兵參軍略陽垣慶延左右賀文超等謀之以參軍沈顓母丘文子左暄州西曹王潭等爲爪牙季穆薦從弟豫之爲參軍景素遣豫之潭文超等去來邑多與金帛要結才力之士由是冠軍將軍蓄回之潭文超等去來將軍曹欣之前軍韓道清長水校尉郭蘭之羽林監垣祗祖並皆響附其餘武人失職不得志者莫不歸之時廢帝單馬獨出遊走郊野曹欣之謀據石頭韓道清郭蘭之欲說齊王使回若不回者圖之候廢帝出行因衆作難事克奉景素景素每禁駢之未欲怒

怒舉動運長密遣僞人周天賜僞投景素勸爲異計景素知爲運長所遣卽斬之遣司馬孫謙送首還臺元徽四年七月垣祗祖率數百人奔景素云京邑已潰亂勸令速入景素信之卽使舉兵負戈至者數千人運長等常疑景素有異志及聞祗祖叛走便篡嚴備辦齊王出屯玄武湖冠軍將軍任農夫黃回左軍將軍李安民各領步軍右軍將軍張保率水軍竝北討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段佛榮爲都統其餘衆軍相繼進冠軍將軍齊王世子鎮東府城齊王知黃回有異圖故使安民佛榮俱行以防之景素欲斷據竹里以拒臺軍垣慶延祗祖沈顓等曰今天時旱熱臺軍遠來疲困引之使至以逸待勞可一戰而克也殷瀾等固爭不能農夫等旣至放火燒市邑而垣慶延等各相顧望並無鬪志景素本乏威略恇擾不知所爲時張保水軍泊西渚景素左右勇士數十人並荆

楚快手自相要結擊水軍應時摧陷斬張保而諸將不相應赴復
為臺軍所破臺軍既薄城池顛先衆叛走垣祇祖次之其餘諸軍
相係奔敗左暄驍果有肫力欲為景素盡節而所配兵力甚弱猶
力戰不退於萬歲樓下橫射臺軍不能禁然後退散右衛殿中將
軍張倪奴前軍將軍周盤龍攻陷京城倪奴禽景素斬之時年二
十五卽葬京口垣慶延祇祖左暄賀文超並伏誅殷灞蔡履徒梁
州何季穆先遷官故不及禍其餘皆逃亡值赦得免景素既敗曹
欣之反告韓道清郭蘭之之謀道清等並誅黃回高道慶等齊王
撫之如舊景素子延齡及二少子並從誅其年冬封長沙成王義
欣子勳第三子恬為秭歸縣侯食邑千戶繼宏後順帝昇明二年
卒國除張倪奴以禽景素功封筑陽縣侯食邑千戶景素敗後故
記室參軍王螭故王簿何昌寓並上書訟景素之冤齊受禪建元

初故景素秀才劉璉又上書曰臣聞曾子孝於其親而沈乎水介
生忠於其主而焚於火何則仁也不必可依信也不必可恃昔者
墨翟議雲梯於荆臺之下宋人逐之夷叔為衛軍隱難於晉公子
殪之李牧北逃彊胡之旗南拒全秦之卒趙左不圖其功賜以利
劍陳蕃白首固義忘生事主漢靈不明其忠卒被刑戮彼數子者
皆身栖青雲之上而困於泥塵之裏誠以危行不容於衰世孤立
聚尤於衆人加讒諂蛆蠱其中謗隙蜂飛而至故也臣聞浸潤之
行骨肉離絕疑似一至君臣易心此中山所以歔歔奏樂孟博所
以慷慨囊頭者也臣每惟故舉將宋建平王之禍悲徹骨髓氣凝
霜霰今璇鼎啟運人神改物生罪尚宥死寃必申臣誠不忍王之
負謗而不雪故敢明言其理臣聞孝悌為志者不以犯上曾子不
逆薪而甕知其不為暴也秦仁獲麇知其可為傳也臣聞王之事

獻太妃也朝夕不違養甘苦不見色帳下進珍饌太妃未食王投箸輟飯太妃起居有不安王傍行蓬髮臣聞求忠臣者於孝子之門安有孝如王而不忠者乎其可明一也當泰始元徽中王公貴人無謁景寧陵者王獨抗情而行不以趨時捨義出鎮入朝必俛拜陵所王尚不棄先君豈昔今君乎其可明二也王博聞而容衆與諫而愛士與人言响响若有傷聞人之善譽而進之見人之惡掩而誨之李蔚之蓬廬之寒素也王枉駕而訊之何季穆等宜簡王之舊也王提挈以升之王虛已以厚天下之士尚不欲傷一人之心何乃親戚圖相蒞膾乎其可明三也臣昔以法曹參軍奉訊於聽朝之末王每斷獄降聲辭和顏色以待士女之訟時見夏伯以童子縲繫王愴然改貌用不加刑徐州嘗歲饑王散秩粟俸帛以繼民之之蠲理寃疑咸息繇務所在皆有愛於民臣聞善人國

之紀也安有仁於民庶而虐其宗國者乎其可明四也王修身潔行言無近雜內去酌約之娛外無田弋之好旁所臨踐不加穿築直衛不繁第宅無改荆州高齋刻楹栢構王歿而不處昔朝廷欲賜王東陵甲第又辭而不當兩宮所遺珍玩塵於筥篋無它嬖私不耽內寵姬媵數人皆詔令所賜王身食不踰一肉器用瓦素時有獻鏤玉器王顧謂何昌寓曰我持此安所用哉乃謝而反之王恭已蹈義若此其可明五也王之在荆州也時獻太妃初薨宋明帝新棄天下京畿諸王又相繼非命王乃徵入爲太常楚下人士並勸勿下王謂爲臣而距先皇之命不忠爲子不奉親之電寃不孝於是棄西州之重而匍伏北闕王若志欲徧彊便應高枕江漢何爲屈折而受制於人乎其可明六也王名高海內義重太山耆幼懷仁士庶慕德故從昏者忘明同枉者毀正擗弦爲鈞張一作

百行坐效噫皆生風塵會王季符負臯流謗事會讒人之心權醜
相扇鳴臯奮翼王雖邁愍離凶而誠分彌欬散情中乎揮席滿素
虞玩之銜使歸旋世子入質京邑續解徐州請身東第後求會稽
降階外撫虞玩殷煥實爲詮譯誠心殷勤備留聖聽王若俯張跋
扈何事若斯其可明七也自是以後日同殊論蒼梧之衰德旣彰
羣小之姦惡彌廣下盈其毒上不可依時長王並見誅鋤公卿如
蹈虎尾衆人僉僉莫不任仰於王廂閣諸人同謀異志王心不從
利忠不背本執周天賜而斬之以距王宜與等遣司馬孫謙歸款
朝廷王若欲擬非覬寧當如此乎其可明八也又是年五月以後
道路皆謂阮佃夫等欲潛圖宮禁因兵北襲而黃回高道慶等傳
構其事武人獎亂更相恐脅至六月而京師徵賦車徒將講北壘
壘都鄙疑駭僉言農作垣祇祖因民情喜蕩坦物聲北奔給辭惑衆

窮亂極會州人自都還說掖門已閉殊不知臺中安不王旣素
籍異論謂爲信然收率疲弱志在散米炭在懷但恐遲後何圖
兵以順出翻爲逆動乎夫往來之人誼詳幻惑皆出輦轂非從徐
州起也且臺以六月晦夜無何呼北兵已至皆登陴抽刃而朱方
七月朔猶緩帶從容其晚聞京都變亂始乃鳩兵簡甲耳王豈先
造禍哉其可明九也王聞京室有難坐不安食不甘言及太后未
嘗不交巾掩泣又臨危之際撫楹而歎曰吾恐三才於斯絕矣茲
豈不誠在本朝以天下爲憂乎自非深忠遠槩孰能身滅之不恤
獨眷眷國家安危哉其可明十也夫王起兵之日止在匡救昏難
放殛姦盜非它故也請較言之當時君臣之道治亂云何楊運長
阮佃夫爲有臯邪爲無臯邪若其無臯何故爲戮若其有臯討之
何辜王豈不知君親之無將乎顧以救火之家豈遑先白丈人非

不恭也徒以運屬陵喪智力無所用之蹉跌傾覆此乃時也豈謂
反乎果然今日王亡明日宋亡王何負於社稷何媿於天下哉臣
聞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王子之墓漢高定天下過大梁躡燕
代修信陵之祀存望諸之裔晉世受命亦追王陵之寃而詔其孫
為郎夫比于殷辛之罪人也無忌魏之疑臣也樂毅燕之逃將也
彥雲齊之賊而皆害也適逢聖明之君革運創制昭功誠蕩嫌怨
請議以天下之善也或殊世而相明故四賢咸濟其令問三后馳
光於萬葉君子榮其輝小人服其義今陛下尊英雄之高軌振逸
世之奇聲何至仍衰世之異議以掩賢人之名哉若王之中外不
明終始悞德臣懼方今之人不復為善矣且世之興衰何代無有
今齊苗裔萬世之後其能無污隆乎苟前良可廢何以勸後之能
者伏願上同周漢西晉之如彼下為來胤垂範之如此儻能降明

詔箋枉道使往主得洗謗議拯冥魂賜以王禮反葬則民之從義
猶若回風之卷草也臣聞鶴鳴臯垤則降陰吐雨騰蛇聳躍而沈
雲鬱冥但傷臣言輕落毛身如橫芥神高聽邈終焉莫省直欲內
不負心庶將來知王之意耳又不省至今上即位乃下詔曰宋建
平王劉景素名父之子少敦清尚雖末路失圖而原心有本年流
運改宜弘優澤可聽以王禮還葬舊墓

晉熙王昶字休道文帝第九子也元嘉二十二年年十歲封義陽
王食邑二千戶二十七年為輔國將軍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元
凶弒立加散騎常侍世祖踐祚遷太常出為東中郎將會稽太守
尋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孝建元年立東揚州
郡昶為刺史東中郎將如故進號後將軍大明元年徵為祕書監
領驍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遷中軍將軍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又

出爲都督江州鄧州之西陽豫州之新蔡晉熙二郡諸軍事前將軍江州刺史三年徵爲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增邑千戶轉中書令中軍將軍尋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太常從世祖南巡坐斥皇太后龍舟免開府尋又以加授前廢帝卽位出爲使持節都督徐兗南兗青冀幽六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征北將軍徐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開府如故昶輕訛褊急不能祇事世祖大明中常被嫌責民間誼然常云昶當有異志永光景和中此聲轉甚廢帝旣誅羣公彌縱狂悖常語左右曰我卽大位來遂未嘗戒嚴使人邑邑江陵王義恭誅後昶表入朝遣典籤遽法生銜使帝謂法生曰義陽太宰謀反我正欲討之今知求還甚善又屢詰問法生義陽謀反何故不啟法生懼禍叛走還彭城帝因此北討親率衆過江法生旣至昶卽聚衆起兵統內諸郡並不受命斬昶使

將佐文武悉懷異心昶知其不捷乃夜與數十騎開門北奔秦虜棄母妻唯攜愛妾一人作丈夫服亦騎馬自隨昶家還都二妾各生一子時太宗已卽位名長者曰思遠小者曰懷遠尋並卒追封懷遠爲池陽縣侯食邑千戶泰始六年以第六皇子燮字仲綏繼昶改昶封爲晉熙王燮襲爵食邑三千戶太宗旣以燮繼昶乃下詔曰夫虎狼護子猴猿負孫毒性薄情亦有仁愛故識念氣類尚均羣品況在人倫可忘天屬晉熙太妃謝氏沈刻無親物理罕比征北公雖孝道無替而遭此不慈自少及長闕恩鞠之闕乃至休否莫關寒溫不訪晨昏屏塞定省靡因事無違忤動致誚責毒句發口人所難聞加惡備苦過於讎隙遂事憤於宗姻義傷於行路公故妃郗氏婦禮無違逢此嚴酷遂以憂卒用天盛年又謝氏食則豐珍衣則文麗奉已之餘播單羣下而諸孫纘不溫體食不充

饑付於姆孀之手縱以任軍之路遇其所生棄若糞土繼縷比於重囚窮困過於下使誠皇規方遠沙塞將一公脩短不諱亦難豫圖兼妾女累弱一第領王防閑之道入理斯急朕所以詔第六子變奉公爲胤欲以毗整一門爲公繼紹但謝氏待骨肉至親尚相棄蔑況以義合免苦爲難患萌防漸危機須斷便可還其本家削絕蕃秩先是改謝氏爲射氏時立幼時艱宗室寡弱元徽元年變年四歲以爲使持節監郢州豫州之西陽司州之義陽二郡諸軍事征虜將軍郢州刺史以黃門郎王奐爲長史總府州之任明年太尉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逼朝廷變遣中兵參軍馮景祖襲尋陽休範留中兵參軍毛思連州別駕程罕之居守開門詣景祖降進變號安西將軍加督江州諸軍事復昶所生謝氏爲晉熙國太妃四年又進變鎮西將軍加鼓吹一部順帝卽位徵爲使持

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撫軍將軍揚州刺史先是齊世子爲變安西長史行府州事時亦被徵爲左衛將軍與變俱下會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反世子因奉變鎮尋陽之彭城據中流爲內外形援攸之平變還京邑齊王爲南徐州變解督南徐進督南豫江州諸軍事進號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遷司徒齊受禪解司徒降封隆安縣侯食邑千五百戶謀反賜死

始安王休仁文帝第十二子也元嘉二十九年十歲立爲建安王食邑三千戶孝建三年爲祕書監領步兵校尉尋都督南兗徐二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南兗州刺史大明元年入爲侍中領右軍將軍四年出爲湘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加號平南將軍八年遷使持節督江州南豫州之晉熙新蔡郢州之西陽三郡諸軍事安南將軍江州刺史未拜徙爲散騎常侍太常又不拜仍爲護軍將軍

常侍如故前廢帝永光元年遷領軍將軍常侍如故景和元年又
遷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寧蠻校尉雍
州刺史未之任留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又加特進左光祿大夫給
鼓吹一部時廢帝狂悖無道誅害羣公忌憚諸父並囚之殿內毆
捶凌曳無復人理休仁及太宗山陽王休祐形體並肥壯帝乃以
竹籠盛而稱之以太宗尤肥號爲猪王號休仁爲殺王休祐爲賊
王以三王年長尤所畏憚故常錄以自近不離左右東海王禕凡
劣號爲驢王桂陽王休範巴陵王休若年少故並得從容嘗以木
槽盛飯內諸雜食攪令和合掘地爲坑穿實之以泥水俛太宗內
坑中和槽食置前令太宗以口就槽中食用之爲歡笑欲害太宗
及休仁休祐前後以十數休仁多計數每以妄調佞諛悅之故得推
遷常於休仁前使左右淫逼休仁所生楊太妃左右並不得已順

命以至右衛將軍劉道隆道隆歡以奉旨盡諸醜狀時廷尉劉暉
妾孕臨月迎入後宮冀其生男欲立爲太子太宗嘗忤旨帝怒乃
俛之縛其手脚以杖貫手脚內使人擔付太官曰即日屠猪係仁
笑謂帝曰猪今日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殺猪取
其肝肺帝意乃解曰且付廷尉一宿出之帝將南遊荆湘二州明
旦欲殺諸父便發其夕太宗克定禍難殞帝於華林園休仁即日
推崇太宗便執臣禮明日休仁出任東府時南平廬陵敬先兄弟
爲廢帝所害猶未殞殮休仁休祐同載臨之開帷歡笑奏鼓吹往
反時人咸非焉先是廢帝進休仁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常侍如故未拜太宗令書以爲使持節侍中都督揚南徐二州諸
軍事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加班劔二十人給三望十五乘時劉
道隆爲護軍休仁請求解職曰臣不得與此人同朝上乃賜道隆

死尋諸方逆命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增班劔三十人出據虎檻
進據赭圻尋領太子太傅總統諸軍隨宜應接中流平定休仁之
力也初行與蘇侯神結爲兄弟以求神助及事平太宗與休仁書
曰此段殊得蘇侯兄弟力增休仁邑四千戶固辭乃受千戶上流
雖平薛安都據彭城招引索虜復都督北討諸軍事又增三千戶
不受時豫州刺史殷琰據壽陽未平晉平王休祐先督征討諸軍
事休祐出領江陵休仁代督西討諸軍事泰始五年進都督豫司
二州休仁年與太宗隣亞俱好文籍素相愛友及廢帝世同經危
難太宗又資其權譎之力泰始初四方逆命兵至近畿休仁親當
矢石大勲克建任總百揆親寄甚隆朝野四方莫不輻奏上漸不
悅休仁悟其旨其冬表解揚州見許六年進位太尉領司徒回讓
又加漆輪車劔履太宗末年多忌諱猜害稍甚休仁轉不自安及

殺晉平王休祐憂懼彌切其年上疾篤與楊運長等爲身後之計
慮諸弟彊盛太子幼弱將來不安運長又慮帝晏駕後休仁一旦
居周公之地其輩不得秉權彌贊成之上疾嘗暴其內外莫不屬
意於休仁主書以下皆往東府休仁所親信豫自結納其或直不
得出者皆恐懼上既宿懷此意至是又聞物情向之乃召休仁入
見既而又謂曰夕可停尚書下省宿明可早來其夜遣人齎藥賜
休仁死時年三十九上寢疾久內外隔絕慮人情有同異自力乘
輦出端門休仁死後乃詔曰夫無將之誅諒惟通典知咎自引寔
有偏介劉休仁地屬密親位居台重朕友寄特深寵秩兼茂不能
弘贊國猷禪宣政道而自處相任妄生猜嫌側納羣小之說內懷
不逞之志晦景蔽迹無事陽愚因近疾患沉篤內外憂悚休仁規
逼禁兵謀爲亂逆朕曲惟天倫未忍明法申詔誥礪辨覈事原休

仁慚恩懼罪遽自引決追尋悲痛情不自勝思屈法科以申矜悼
可宥其二子并全封爵但家國多虞釁起台輔永尋旣往感慨追
深有司奏曰臣聞明罰無親情屬於司綱國典有經威申於義滅
是以梁趙之誅跣出襍過來言之罰克入致動謹案劉休仁苞蓄
禍迹事蔽於天明竄匿沉姦情宣於民聽自以屬居戚近早延恩
睦異禮殊義望越常均徃歲授鉞南討本非才命啟行濃湖特以
親攝仰遵廟略俯藉眾效屬承泰運竊附成勲而亟叨天功多自
臧伐旣聖明御寓躬覽萬機百司有紀官方無越而休仁矜勲怙
貴自謂應總朝權遂妄生疑難深自猜外故司空晉平刺王休祐
少無令業長滋貪暴莅任陝荆毒流西夏編戶嗟散列邑雕虛聖
澤含弘未明王憲亟與休仁論其愆迹辭意旣空不宜傳廣遂節
容旨反相勸激休祐以休仁位居朝右任遇優崇必能爲已力援

故深相黨結休祐於是輸金薦寶承顏投意造鄰之間必論朝政
遂無日不俱行無時不同宿聲酣聚集密語清閑休仁含茲扇惑
善於計數說休祐使外託專慎之法密行貪詐之心謂朝廷不覺
人莫之悟休祐遂乃外積怨懼內協禍心旣得贊激凶慝轉熾與
休仁共爲姦謀潛伺機隙圖造釁變規肆凶狡休仁致殞倉卒寔
維天誅而晉平國太妃妾邢不能追慙子惡上感曲恩更懷不逞
巫蠱呪詛休仁因聖躬不和猥謀姦逆滅道反常莫斯爲甚殛肆
朝市庶申國刑而法網未加自引厥命天慈矜厚減法崇恩賜全
二息及其爵封斯誠弘風曠德貫絕通古然非所以棄惡流釁懲
懼亂臣者也臣等參議謂宜追降休仁爲庶人絕其屬籍見息悉
徙遠郡休祐愆謀始露亦宜裁黜徙削之科一同舊準收刑付獄
依法窮治詔曰邢匹婦狂愚不足與計休仁知釁自引情有追傷

可特爲降始安縣王食邑千戶并停伯融等流徙聽襲封爵伯猷先紹江夏國令還本賜爵鄉侯上旣殺休仁慮人情驚動與諸方鎮及諸大臣詔曰休仁致殞卿未具悉事之始末今疏以相示休祐貪恣非政法網之所不容昔漢梁孝王淮南厲王無它釁悖正以越漢制度耳况休祐吞嚙聚斂爲西數州之蝗取與鄙虐無復人情屢得王景文褚淵之攸之等啟陳其罪惡轉不可容吾篤兄弟之恩不欲致之以法且每恨大明兄弟情薄親見休祐屯苦之時始得寬寧彌不忍問所以改授徐州冀其去朝廷近必應能自悛革及拜徐州未及之任便徵動萬端暴濁愈甚旣每爲民蠹不可復全休仁身粗有知解兼爲宰相又吾與其兄弟情昵特復異常頗與休仁論休祐釁狀休祐以休仁爲吾所親必應知吾意又云休仁言對能爲損益遂多與財賂深相結事乃寢必同宿行必

共車休仁性軟易感說遂成繾綣共爲一家是吾所吐密言一時倒寫吾與休仁少小異常唯虚心信之初不措疑雖爾猶慮清閑之時非意脫有聞者吾近問休祐推情戒訓嚴切休祐更不復致疑休祐死後吾將其內外左右問以情狀方知言語漏泄并具之由彌日懊惋心神萎孰休仁又說休祐曰汝但作佞此法自足安我常素許爲家從來頗得此力但試用看有驗不休祐從之於是大有獻奉言多乖實積惡旣不可恕自休祐殞亡之始休仁教曲共知休仁旣無辜釁主相本若一體吾之推意初無有聞休祐貪愚爲天下所疾致殞之本爲民除患兄弟無復多人彌應思弔不咸益相親信休祐平生狠抗無賴吾慮休仁往哭或生崇禍且吾爾日本辦仗往哭晚定不行吾所以爲設方便呼入在省而休仁得吾召入大自驚疑遂入辭楊太妃顏色狀意甚與常異旣至省

揚太妃驟遣監子去來參祭從此日生嫌懼而吾之推情初不疑
覺從祿祐死後吾再幸休仁第飲噉極日排閣入內初無猜防休
仁坐生嫌畏一日吾春中多期射雉每休仁清閑多往雉場中或
敕使陪輦及不行日多不見之每值霄休仁輒語左右云我已復
得今一日及在房內見諸奴妾恒語我云不知朝夕見底若一旦
死去作鬼亦不取汝取汝正足亂人耳休祐死時日已三脯吾射
雉始從雉場出休仁從騎在右伏野中吾遣人召之稱云腹痛不
堪騎馬爾時諸王車皆停在朱雀門裏日既暝不暇遠呼車吾衣
書車近在離門裏敕呼來下油幢絡擬以載之吾由來請悉其體
有冷患聞腹痛知必是冷乃敕太醫上省送供御高粱薑飲以賜
之休仁得飲忽大驚告左右稱敗今日了左右答曰此飲是御師
名封題休仁乃令左右先飲竟猶不甚信乃餽俛噬之裁進一合

許妄先嫌貳事事如是由來十日五日一就問太妃自休仁死後
每吾詔必先至楊太妃問如分別狀休仁由來自營府國興生文
書二月中史承祖齋文書呈之忽語承祖云我得成許玃何煩將
來吾虚心如舊不復見信既懷不安大自嫌恐惟以情理不容復
有善心休仁既經南討與宿衛將帥經習狎共事相識者布滿外
內常日出入於廂下經過與諸相識將帥都不交言及吾前者積
日失適休仁出入殿省諸衛主帥裁相悉者無不和顏厚相撫勞
爾時吾既甚惡意不欲見外人悠悠所傳互言差劇休仁規欲聞
知方便使曩度道人及勞彥遠屢求啟闕覘吾起居及其所啟皆
非急事吾意亦不厝疑吾與休仁親情實異年少以來恒相追隨
情向大趣亦徃徃多同難否之日每共契闊休仁南討為都統既
有勲績狀之於心亦何極已但休仁與吾望既不輕小人無知亦

多挾背向既生猜貳不復自寧夫禍難之由皆意所不悟如其意
趣人莫能測事不獲已反覆思惟不得不有近日處分夫於兄弟
之情不能無厚薄休祐之亡雖復悼念猶可以理割遣及休仁之
殞悲愍特深千念不能已已舉言傷心事之細碎既不可曲載詔
文恐物不必卽解兼欲存其兒子不欲窮法爲詔之辭不得不云
有兵謀非事實也故相報卿知上與休仁素厚至於相害慮在後
嗣不安休仁既死痛悼甚至謂人曰我與建安年時相隣少便狎
從景和泰始之間勲誠實重事計交切不得不相除痛念之至不
能自己今有一事不如與諸侯共說歡適之方於今盡矣因流涕
不自勝子伯融妃殷氏所生殷氏吳興太守沖女也范陽祖翻有
醫術姿貌又美殷氏有疾翻入視脉說之遂通好事泄遣還家賜
死伯融歷南豫州刺史琅邪臨淮二郡太守寧朔將軍廣州刺史

不之職廢徙丹陽縣後廢帝元徽元年還京邑襲封始興王弟伯
猷初出繼江夏愍王伯禽封江夏王邑二千戶休仁死後還本與
伯融俱徙丹陽縣後廢帝元徽元年賜爵都鄉侯建平王景素爲
逆楊運長等畏忌宗室稱詔賜伯融等死伯融時年十九伯猷年
十一

晉平刺王休祐文帝第十三子也孝建三年年十一封山陽王食
邑二千戶大明元年爲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尋遷東揚州刺史
未拜徙湘州刺史加號征虜將軍四年還爲祕書監領右軍將軍
增邑千戶遷侍中又遷左中郎將都官尚書又爲祕書監領驍騎
將軍出爲使持節都督豫司二州南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右將軍
豫州刺史景和元年入朝進號鎮西大將軍仍遷散騎常侍鎮軍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宗定亂以爲使持節都督荆湘雒益梁

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荊州刺史開府常侍如故又
改都督江郢雖湘五州江州刺史又改都督江南豫司州南豫州
刺史改都督豫江司三州豫州刺史時豫州刺史殷琰據壽陽反
叛休祐出鎮歷陽督劉勔等討琰琰未平勔築長圍守之休祐復
徙都督荆湘雖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持節常侍
將軍開府並如故增封二千戶受五百戶以山陽荒敝改封晉平
王休祐素無才能強梁自用大明之世年尚少未得自專至是貪
淫好財色在荊州哀刻所在多營財貨以短錢一百賦民田登就
求曰米一斛米粒皆令徹白若有破折者悉刪簡不受民間糴此
米一升一百至時又不受米評米責錢凡諸求利皆悉如此百姓
嗷然不復堪命泰始六年徵爲都督南徐南兗徐兗青冀六州諸
軍事南徐州刺史加侍中持節將軍如故上以休祐貪虐不可蔽

民留之京邑遣上佐行府州事休祐狠戾強梁前後忤上非一在
荊州時左右苑景達善彈碁上召之休祐留不遣上怒詰責之曰
汝剛戾如此豈爲下之義積不能平且慮休祐將來難制欲方便
除之七年二月車駕於巖山射雉有一雉不肯入場日暮將反令
休祐射之語云不得雉勿歸休祐時從在黃麾內左右從者並在
部伍後休祐便馳去上遣左右數人隨之上旣還前驅清道休祐
人從悉分散不復相得上因遣壽寂之等諸將追之日已欲闔與
休祐相及逼令墜馬休祐素勇壯有氣力奮拳左右排擊莫得近
有一人後引陰因頓地卽共毆拉殺之乃遣人馳白上行唱驃騎
落馬上曰驃騎體大落馬殊不易卽遣御醫絡驛相係頃之休祐
左右人至久已絕去車脚輿以還第時年二十七追贈司空持節
侍中都督刺史如故給班劔二十人三望車一乘時巴陵王休若

在江陵其日卽馳信報休若曰吾與驃騎南山射雉驃騎馬驚與直閣夏文秀馬相踰文秀墮地驃騎失韉馬驚觸松樹墮地落劓中時頓悶不識人故馳報弟其年五月追免休祐爲庶人長子仕蒼早卒次子宣翊爲世子爲寧朔將軍湘州刺史未拜免廢次士弘繼鄱陽哀王休業襲封被廢還本次宣彥封原豐縣侯爲寧朔將軍彭城太守未拜免廢次宣諒次宣曜出繼南平穆王鑠封被廢還本次宣景次宣梵次宣覺次宣受次宣則次宣直次宣季凡十三子並徙晉平郡太宗尋病見休祐爲崇乃遣前中書舍人劉休至晉平撫慰宣翊等上遂崩後廢帝元徽元年聽宣翊等還都順帝昇明二年謀反並賜死

鄱陽哀王休業文帝第十五子也孝建二年年十一封鄱陽王食邑二千戶三年薨追贈太常大明六年以山陽王休祐次子士弘

嗣封被廢還本國除

臨慶沖王休倩文帝第十六子也孝建元年年九歲疾篤封東平王食邑二千戶未拜薨大明七年立第二十七皇子子嗣爲東平王紹休倩後太宗泰始二年還本國絕六年以第五皇子智丹爲東平王繼休倩未拜薨其年追改休倩爲臨慶王以臨賀郡爲臨慶國立第八皇子躋爲臨慶王食邑二千戶繼休倩後明年還本國休倩太祖所愛故前後屢加紹門嗣

新野懷王夷父文帝第十七子也元嘉二十九年薨時年六歲太宗泰始五年追加封謚

巴陵哀王休若文帝第十九子也孝建三年年九歲封巴陵王食邑二千戶大明二年爲冠軍將軍南琅邪臨淮二郡太守徙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將軍如故四年出爲都督徐州諸軍事刺史將

軍如故增督豫州之梁郡增邑千戶明年徵爲散騎常侍左右郎將吳興太守復徵爲散騎常侍太常未拜前廢帝永光元年遷左衛將軍太宗泰始元年遷散騎常侍中書令領衛尉未拜復爲左衛將軍常侍衛尉如故又未拜出爲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永嘉臨海新安五郡諸軍事領安東將軍會稽太守率衆東討進督吳興晉陵三郡尋加散騎常侍進號衛將軍給鼓吹一部又進督晉安

二郡諸軍事二年遷梁雍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持節常侍將軍如故增邑二千戶受三百戶前在會稽錄事參軍陳郡謝沈以諂佞事休若多受賄賂時內外戒嚴普著袴褶沈若母喪被起聲樂酣飲不異吉人衣冠旣無殊異並不知沈居喪常自稱孤子衆乃駭愕休若坐與沈藝黷致有姦私降號鎮西將又進衛將軍典籤夏寶期事休若

無禮繫獄啟太宗殺之慮不被許啟未報輒於獄行刑信反果錮送而寶期已死上大怒與休若書曰孝建大明中汝敢行此耶休若母加杖三百降號左將軍貶使持節都督爲監行離州刺史使寧蠻校尉削封五百戶四年遷使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行湘州刺史如故六年荊州刺史晉平王休祐入以休若監荊州事進號征南將軍湘州刺史仍爲都督荆湘離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征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如故尋加散騎常侍又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七年晉平王休祐被殺建安王休仁見疑哀邑譌言云有至貴之表太宗以言報之休若內甚憂懼會被徵代休祐爲都督南徐南兗徐兗青冀六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南徐州刺史持節常侍開府如故休若腹心將佐咸謂還朝必有大禍中兵參軍京兆王敬先因陳不宜入勸割據荆楚以距朝廷休若

偽許之敬先既出執錄馳使白太宗敬先坐誅死休若至京口建安王休仁又見害益懷危慮上以休若和善能諧緝物情慮將來傾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徵入朝又恐猜駭乃偽遷休若爲都督江郢司廣交豫州之西陽新蔡晉熙湘州之始興四郡諸軍事車騎大將軍江州刺史持節常侍開府如故徵還召拜手書殷勤使赴七月七日卽於第賜死時年二十四贈侍中司空持節都督刺史如故給班劍二十人三望車一乘休若既死上與驃騎大將軍桂陽王休範書曰外間有一師姓徐名紹之狀如狂病自云爲塗步郎所使去三月中忽云神語道巴陵王應作天子汝使巴陵王密知之於是師便訪覓休若左右人不能得東宮典書姓何者相識數去來師解神語東宮典書具道神語東宮典書答云我識巴陵間一左右當爲汝向道數日東宮典書復來師云我已爲

汝語巴陵左右道因達巴陵巴陵具知云莫聲但聽又頃者史官奏天文占候頗云休若應挾異端神道芒昧乃不可全信然前後相準略亦不無髣髴且帖肆開自大明以來有若好之謠于今未止詔若百重章句皆配以美辭美事諸不逞之徒咸云必是休若休若且知道路有異音里巷有若好之謠在西已奇懼致王敬先吐猖狂之言近休祐休仁被誅休若彌不自安又左右多是不相當負罪之徒恒說以道路之言叩動之相與唱云萬民之心屬在休若感激其意尋休若從來心迹殊有可嫌劉亮問高次祖汝一應識此人當給休若休若在東縱恣羣下無本末還朝被貶爵位小退次祖被亮使歸過問訊大泣語次祖云我東行是一段功在郡橫爲羣小輩過失大被貶降我實憤怨不解劉輔國何意不作次祖答云劉輔國蒙朝廷生成之恩豈容有此理推此已是有奇

意吾使諸王在蕃王令優游而已本不以武事而休若在西廣召
弓馬健兒都不啟聞又吳道明等昔親爲賊罪應萬死休若至西
大信遇之乃潛將往不啟京吾知汝意謂休若處奉因事事何如
心迹旣不復可測因其還朝在弟與書事事詰詢於內許密自引
分狀如暴疾致故差得於其各位及見子悉得全也休若旣是汝
弟使其狠心得申者汝得守冶城邊作太尉公邪非但事關計亦
於汝甚切汝可密白荀太妃令知廬江王禕昔在西州故上云冶
城邊也休若子冲始襲封順帝昇明三年薨會齊受禪國除
史臣曰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古人畏亂世也太宗晚途疑隙
內成尋斧所加先自至戚晉刺以曠暴摧軀巴哀由和良醜體保
身之路未知攸適昔之戒子慎勿爲善將遠有以乎

宋書卷七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終

魏川屯鳳臺
氏雷宿南崗

宋書卷七十三

魏川屯鳳臺
氏雷宿南崗

列傳第三十三

顏延之

顏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也曾祖舍右光祿大夫祖約零陵太
守父顯護軍司馬延之少孤貧居負郭室巷甚陋好讀書無所不
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飲酒不護細行年三十猶未婚妹適東莞
劉憲之穆之子也穆之旣與延之通家又聞其美將仕之先欲相
見延之不往也後將軍吳國內史劉柳以爲行參軍因轉主簿豫
章公世子中軍行參軍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
一使慶殊命參起居延之與同府王參軍俱奉使至洛陽道中作
詩二首文辭藻麗爲謝晦傳亮所賞宋國建奉常鄭鮮之舉爲博
士仍遷世子舍人高祖受命補太子舍人雁門人周續之隱居廬

山儒學著稱永初中徵詣京師開館以居之高祖親幸朝彥畢至
延之官列猶卑引升上席上使問續之三義續之雅仗辭辯延之
每折以簡要既連挫續之上又使還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
徙尚書儀曹郎太子中舍人時尚書令傅亮自以文義之美一時
莫及延之負其才辭不爲之下亮甚疾焉廬陵王義真頗好辭義
待接甚厚徐羨之等疑延之爲同異意甚不悅少帝卽位以爲正
員郎兼中書尋徙員外常侍出爲始安太守領軍將軍謝晦謂延
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郡今卿又爲始安可謂二始黃門
郎殷景仁亦謂之曰所謂俗惡俊異世疵文雅延之之郡道經汨
潭爲湘州刺史張紀祭屈原文以致其意曰恭承帝命建旗舊楚
訪懷沙之淵得指佩之浦弭節羅潭艤舟汨渚敬祭楚三閭大夫
屈君之靈蘭薰而摧玉貞則折物忌堅方人諱明潔曰若先生逢

辰之缺溫風迫時飛霜急節羸辛邁紛昭懷不端謀折儀尚員
椒蘭身絕郢闕迹遍湘十比物荃蓀連類龍鸞聲溢金石志華日
月如彼樹芬實穎實發望汨心欷瞻羅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
元嘉三年羨之等誅徵爲中書侍郎尋轉太子中庶子頃之領步
兵校尉賞遇甚厚延之好酒疎誕不能斟酌當世見劉湛殷景仁
專當要任意有不平常云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豈一人之智
所能獨了辭甚激揚每犯權要謂湛曰吾名器不升當由作卿家
吏湛深恨焉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爲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憤乃作
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曰鸞翮有
時鍛龍性誰能馴詠阮籍曰物故可不論塗窮能無慟詠阮咸曰
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曰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此
四句蓋自序也湛及義康以其辭旨不遜大怒時延之已拜欲黜

爲遠郡太祖與義康詔曰降延之爲小邦不政有謂其在都邑豈
動物情罪過彰著亦士庶共悉直欲選代今思愆里閭猶復不悛
當驅往東土乃至難恕自可隨事錄治殷劉意咸無異也乃以光
祿勳車仲遠代之延之與仲遠世素不協屏居里巷不豫人間者
七載中書令王球名公子遺務事外延之慕焉球亦愛其材情好
甚欵延之居常罄匱球輒贍之晉恭思皇后塋應須百官湛之取
義熙元年除身以延之兼持邑吏送札延之醉投札於地曰顏延
之未能事生焉能事死閑居無事爲庭誥之文今刪其繁辭存其
正著於篇曰庭誥者施於閨庭之內謂不遠也吾年居秋方慮先
草木故遽以未聞誥爾在庭若立履之方規鑿之明已列通人之規
不復續論今所載咸其素畜本乎生靈而致之心用夫選言務一
不尚煩密而至於備議者蓋以網諸情非古語曰得鳥者羅之一

目而一目之羅無時得鳥矣此其積意之方道者識之公情者德
之私公通可以使神明加嚮私塞不能令妻子移心是以昔之善
爲士者必捐情反道合公屏私尋尺之身而以天地爲心數紀之
壽常以金石爲量觀夫古先垂戒長老餘論雖用細制每以不朽
見銘繕築末迹咸以可又承志況樹德立義收族長家而不思經
遠乎曰身行不足遺之後人欲求子孝必先慈將責弟悌務爲友
雖孝不待慈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夫和之不備或
應以不和猶信不足焉必有不信儻知恩義相生情理相出可使
家有參柴人皆由損夫內居德本外夷民譽言高一世處之逾嘿
器重一時體之滋沖不以所能于衆不以所長議物淵泰入道與
天爲人者士之上也若不能遺聲欲人出已知柄在虛求不可校
得敬慕謙通畏避矜踞思廣監擇從其遠猷文理精出而言稱未

達論問宣茂而不以居身此其亞也若乃聞實之爲貴以辯畫所
克見聲之取榮謂爭奪可獲言不出於戶牖自以爲道義久立才
未信於僕妾而曰我有以過人於是感苟銳之志馳傾軼之望豈
悟已挂有識之裁入修家之誠乎記所云千人所指無病自死者
也行近於此者吾不願聞之矣凡有知能預有文論不練之廢士
校之羣言通才所歸前流所與焉得以成名乎若呻吟於牆室之
內喧囂於黨輩之間竊議以迷寡聞姐語以敵要說是短筭所出
而非長見所上適值尊明臨座稠覽博論而言不入於高聽人見
棄於衆視則慌若迷塗失偶慙如深夜撤燭銜聲如氣暎嘿而歸
豈識向之夸慢祇足以成今之沮喪邪此固少壯之廢爾其戒之
夫以怨誹爲心者未有達無心救得喪多見訥耳此益戒獲之爲
豈識量之爲事哉是以德聲令氣愈上每高忿言懟譏每下愈發

有尚於君子者寧可不務勉邪雖曰恒人情不能素盡故當以遠
理勝之么笨除之豈可不務自異而取陷庸品乎富厚貧薄事之
懸也以富厚之身親貧薄之人非可以一時處然昔有守之無怨
安之不悶者蓋有理存焉夫既有富厚必有貧薄豈其證然時乃
天道若人厚富是理無貧薄然乎必不然也若謂富厚在我則宜
貧薄在人可乎又不可矣道在不然義在不可而橫意去就認生
希幸以爲未達至分蠶溫農飽民生之本躬稼難就上以僕役爲
資當施其情願庀其衣食定其當治遞其優劇出之休養後之捶
責雖有勸恤之勤而無需曝之苦務前公稅以遠吏讓無急傍費
以息流議量時發斂視歲穰儉省贍以奉已損散以及人此用天
之善御生之得也率下多方見情爲上立長多術晦明爲懿雖及
僕妾情見則事通雖在畎畝明晦則功博若奪其常然役其煩務

使威烈雷霆猶不禁其欲雖棄其大用窮其細瑕或明灼日月將不勝甚邪故曰辱焉則差的焉則闇是以禮道尚優法意從刻優則人自爲厚刻則物相爲薄耕收誠鄙此用不忒所謂野陋而不以居心也含生之氓同祖一氣等級相傾遂成差品遂使業習移其天識世服沒其性靈至夫願欲嗜宜無間殊或役人而養給然是非大意不可侮也偶與有竈齊侯蔑寒犬馬有秩管燕輕饑若能服溫厚而知穿弊之苦明周之德厭滋旨而識寡嗾之急仁恕之功豈與夫比肌膚於草石方手足於飛走者同其意用哉罰慎其濫惠戒其偏罰濫則無以爲罰惠偏則不如無惠雖爾眇末猶扁庸保之上事思反已動類念物則其情得而人心塞矣抃博蒲塞會衆之事諧調哂謔適坐之方然失敬致侮此之由方其尅瞻彌喪端儼况遭非鄙慮將醜折豈若拒其容而簡其事靜其

氣而遠其意使言必諍愿賓友清耳笑不傾撫左右悅目非鄙無因而生侵侮何從而入此亦持德之管籥爾其謹哉嫌惑疑心誠亦難分豈唯厚貌蔽智之明深情怯剛之斷而已哉必使猜怨愚賢則嘖笑入戾期變犬馬則步顧成妖况動容竊斧束裝濫金又何足論是以前王作典明慎議獄而僭濫易意朱公論壁光澤相如而倍薄異價此言雖大可以戒小遊道雖廣交義爲長得在可久失在輕絕久由相敬絕由相仰愛之勿勞當扶其正性忠而勿誨必藏其枉情輔以藝業會以文辭使親不可褻疎不可間每存大德無挾小怨率此往也足以相終酒酌之設可樂而不可嗜嗜而非病者希病而遂膏者幾既膏既病將蔑其正若存其正性紆其妄發其唯善成乎聲樂之會可簡而不可違違而不背者鮮矣背而非弊者反矣既弊既背將受其毀必能通其礙而節其流意

可爲和中矣善施者唯發自人心乃出天則與不待積取無謀實
並散千金誠不可能贍人之急雖乏必先使施如王丹愛如杜林
亦可與言交矣浮華怪飭滅質之具奇服麗食棄素之方動人勸
慕傾人顧盼可以遠識奪難用近欲從若覩其淫怪知生之無心
爲見奇麗能致諸非務則不抑自貴不禁自止夫數相者必有之
徵旣聞之術人又驗之吾身理可得而論也人者兆氣二德稟體
五常二德有奇偶五常有勝殺及其爲人寧無叶沴亦猶生有好
醜死有天壽人皆知其懸天至於丁年乖遇中身迂合者豈可易
地哉是以君子道命愈難識道愈堅古人恥以身爲溪壑者屏欲
之謂也欲者性之煩濁氣之蒿蒸故其爲害則燠心智慧耗真情傷
人和犯天性雖生必有之而生之德猶火含烟而妨火桂懷蠹而
殘桂然則火勝則烟滅蠹收則桂折故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昏

去明卽昏難以主一日其以中外羣聖建言所黜儒道衆智發論
是除然有之者不患誤深故藥之者恒苦術淺所以毀道多而義
寡頓盡誠難每指可易能易每指亦明之末廉嗜之性不同故畏
慕之情或異從事於人者無一人我之心不以己之所善謀人爲
有明矣不以人之所務失我能有守矣已所謂然而彼定不能奕
棊之蔽悅彼之可而忘我不可學頓之蔽將求去蔽者念通作介
而已流言謗議有道所不免況在闕薄難用筭防接應之方言必
出已或信不素積嫌間所襲或性不和物尤怨所聚有一於此何
處逃毀苟能反悔在我而無責於人必有達鑒昭其情遠識迹其
事日省吾躬月料吾志寬嘿以居潔靜以期神道必在何恤人言
嗙曰富則盛貧則病矣貧之病也不惟形色羸靡或亦神心沮廢
豈但交友疎棄必有家人誚讓非廉深識遠者何能不移其植故

欲蠲憂患莫若懷古懷古之志當自同古人見通則憂淺意遠則怨浮昔琴歌於編蓬之中者用此道也夫信不逆彰義必出隱交賴相盡明有相照一面見旨則情固丘岳一言中志則意入淵泉以此事上水火可蹈以此託友金石可弊豈待充其榮實乃將議報厚之筐筐然後圖終如或與立茂思無忽祿利者受之易易則人之所榮蠶藉者就之艱艱則物之所鄙艱易既有勤倦之情榮鄙又間向背之意此二塗所爲反也以勞定國以功施人則役徒屬而擅豐麗自理於民自事其生則督妻子而趨耕織必使陵侮不作懸企不萌所謂賢鄙處宜華野同泰人以有惜爲質非假嚴刑有恒爲德不慕厚貴有惜者以埋塋有恒者與物終世有位去則情盡斯無惜矣又有務謝則心移斯不恒矣又非徒若此而已或見人休事則勤斲結納及聞否論則處彰離貳附會以從風隱

竊以成釁朝吐面譽暮行背毀昔同稽欵今猶叛戾斯爲甚矣又非唯若此而已或憑人惠訓藉人成立與人餘論依人揚聲曲存稟仰甘赴塵軌衰沒畏遠忌聞影迹又蒙之毀之無度心短彼能私樹已拙自崇恒輩罔顧高識有人至此實蠹大倫每思防避無通閭伍覩驚異之事或無涉傳遭卒迫之變反思安順若異從已發將尸謗人迫而又迂愈使失度能夷異如裴楷處逼如裴遐可稱深士乎喜怒者有性所不能無常起於褊量而止於弘識然喜過則不重怒過則不威能以恬漠爲體寬愉爲器者大喜蕩心微抑則定甚怒煩性小恐卽歇動無愆容舉無失度則物將自懸人將自止習之所變亦大矣豈唯蒸性染身乃將移智易慮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芷蘭之室久而不聞其芬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與之變矣是以古人慎所與處唯夫

金真玉粹者乃能盡而不污爾故曰丹可滅而不能使無赤石可
毀而不能使無堅苟無丹石之性必慎浸滌之由能以懷道爲人
必存從理之心道可懷而理可從則不議貧議所樂爾或云貧何
由樂此未來道意道者瞻富貴同貧賤理固得而自我喪之未爲
通議苟議不喪夫何不樂或曰溫飽之貴所以榮生饑寒在躬空
曰從道取諸其身將非篤論此又通理所用凡生之具豈閒定實
求以膏腴天性有以菽藿登年中散云所足與不由外是以稱體
而食貧歲愈噉量腹而炊豐家餘食非粒實息耗意有盈虛爾沉
心得復劣身獲仁富明白入素氣志如神雖十旬九飯不能合饑
業席三屬不能爲寒豈不信然且以已爲度者無以自通彼量渾
四游而幹五緯天道弘也振河海而載山川地道厚也一情紀而
合流貫人靈茂也昔之通乎此數者不爲剖判之行必廣其風度

無挾私殊博其交道唯懷曲異故望塵請友則義士輕身一遇拜
親則仁人投分此倫序通允禮俗平一上獲其用下得其和世務
雖移前休未遠人之適主吾將反本三人至生慙有之識幼壯驟
過衰耗驚及其間天鬱旣難勝言假獲存遂又云無幾柔麗之身
亟委土木剛清之才遽爲丘壤回遑顧慕雖數紀之中爾以此持
榮會不可留以此服道亦何能平進退我生遊觀所達得貴爲人
將在合理含理之貴惟神與交幸有心靈義無自惡偶信天德逝
不上慙欲使人沈來化志符徃慙勿謂是賒日鑿斯密著通此意
吾將忘老如固不然其誰與歸值懷所撰略布衆脩若備舉情見
顧未書一瞻身之經別在田家節政奉終之紀自著燕居畢義劉
湛誅起延之爲始興王濬後軍諮議參軍御史中丞在任縱容無
所舉奏遷國子祭酒司徒左長史坐啟買人田不肯還直尚書左

丞荀赤松奏之曰求田問舍前賢所鄙延之唯利是視輕買陳聞
依傍詔恩拒捍餘直垂及周年猶不畢了昧利苟得無所顧忌延
之昔坐事屏斥復蒙抽進而曾不悛革怨誹無已交遊鬪茸沈迷
翹彙橫興譏謗詆毀朝士仰竊過榮增憤薄之性私恃頽盼成彊
梁之心外示寡求內懷奔競干祿祈遷不知極已預譙班虜肆罵
上席山海含容每存遵養愛兼彫蟲未忍遐棄而驕放不節日月
彌著臣聞聲問過情孟軻所恥况聲非外來問由已出雖心智薄
劣而高自比擬客氣虛張曾無愧畏豈可復弼亮五教增曜台階
請以延之訟田不實妄干天聽以彊凌弱免所居官詔可復爲祕
書監光祿勳太常時沙門釋慧琳以才學爲太祖所賞愛每召見
常升獨榻延之甚疾焉因醉白上曰昔同子參乘表絲正色此三
台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上變色延之性旣褊激兼有酒過肆意

直言曾無過隱故論者多不知云居身清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
獨酌郊野當其爲適傍若無人二十九年上表自陳曰臣聞行百
里者半於九十言其末路之難也愚心常謂爲虛方今乃知其信
臣延之人薄寵厚宿塵國言而雪效無從榮牒增廣曆盡身彫日
叨官次雖容載有塗而妨穢滋積早欲啟請餘筭屏蔽醜老但時
制行及歸慕無賒是以腆冒愆非簡息干黷耗歇難支實用有限
自去夏侵暑入此秋變頭齒眩疼根痼漸劇手足冷痺左脾尤甚
素不能食頃向減半本猶賴服比倦憊晚年疾所催顧景引日臣
班叨首卿位尸封典肅祇朝校尚慝匪任而陵廟衆事有以疾怠
宮府覲慰轉闕躬親息奠庸微過宰近邑回澤爰降實加將監乞
解所職隨就藥養伏願聖慈特垂矜許稟恩明世負報冥暮仰企
端闈上戀罔極不許明年致事元凶弒立以爲光祿大夫先是子

竣爲世祖南中郎諮議參軍及義師入討竣參定密謀兼造書檄
劭召延之示以檄文問曰此筆誰所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又問何
以知之延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劭又曰言辭何至乃爾延之
曰竣尚不顧老父何能爲陛下劭意乃釋由是得免世祖登阼以
爲金紫光祿大夫領湘東王師子竣旣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
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卽
屏往道側又好騎馬遨遊里巷遇知舊輒據鞍索酒得酒必積然
自得常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謂曰善爲
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表解師職加給親信三十人孝建三年卒
時年七十三追贈散騎常侍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如故謚曰憲子
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詞彩齊名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
也江左稱顏謝焉所著並傳於世竣別有傳竣弟惻亦以文章見

知官至江夏王傅義恭大司徒錄事參軍蚤卒太宗卽位詔曰延
之昔師訓朕躬情契兼欵前記室參軍濟陽太守奐伏勤蕃朝綱
繆恩舊可擢爲中書侍郎奐延之第三子也

史臣曰出身事主雖義在忘私至於君親兩旣事無同濟爲子爲
臣各隨其時可也若夫馳文道路軍政恒儀成敗所因非繫乎此
而據筆數臯陵讎犯逆餘彼慈親垂之虎吻以此爲忠無聞前誥
夫自恐其親必將忍人之親自忘其孝期以申人之孝食子放鹿
斷可識矣記云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家不從政豈不以年
薄桑榆憂患將及雖有職王朝許以辭事况顛沛之道慮在未測
者乎自非延年之辭允而義愜夫豈或免

宋書卷七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終

西川中鳳崗氏書

宋書卷七十四
列傳第三十四

西川中鳳崗氏書

臧質

魯爽

沈攸之

臧質字含文東莞莒人父熹字義和武敬皇后弟也與兄燾並好
經籍隆安初兵革屢起熹乃習騎射志在立功嘗至溧陽溧陽令
阮崇與熹共獵值虎突圍獵徒並走散熹直前射之應弦而倒高
祖入京城熹族子穆斬桓修進至京邑桓玄奔走高祖使熹入宮
收圖書器物封閉府庫有金飾樂器高祖問熹卿得無欲此乎熹
正色曰皇上幽逼播越非所將軍首建大義劬勞王家雖復不肖
無情於樂高祖笑曰聊以戲卿爾行參高祖鎮軍事員外散騎侍

郎重參鎮軍軍事領東海太守以義功封始興縣五等侯又參高祖車騎中軍軍事高祖將征廣固議者多不同熹從容言曰公若凌威北境拯其塗炭寧一六合未爲無期高祖曰卿言是也及行熹求從不許以爲建威將軍臨海太守郡經兵寇百不存一熹緝綱紀招聚流散歸之者千餘家孫季高海道襲廣州路由臨海熹資給發遣得以無乏徵拜散騎常侍母憂去職頃之討劉毅起爲寧朔將軍從征事平高祖遣朱齡石統大衆伐蜀命熹奇兵出中水以本號領建平巴東二郡太守蜀主譙縱遣大將譙撫之萬餘人屯牛脾又遣譙小苟重兵塞打鼻熹至牛脾撫之戰敗退走追斬之小苟聞撫之死即便奔散成都既平熹遇疾義熙九年卒於蜀郡牛脾縣時年三十九追贈光祿勳質少好鷹犬善蒲博意錢之戲長六尺七寸出面露口禿頂拳髮年未二十高祖以爲世

子中軍行參軍永初元年爲員外散騎侍郎從班例也母憂去職服闋爲江夏王義恭撫軍以輕薄無檢爲太祖所知徙爲給事中會稽宣長公主每爲之言乃出爲建平太守甚得蠻楚心南蠻校尉劉湛還朝稱爲良守遷寧遠將軍歷陽太守仍遷竟陵江夏內史復爲建武將軍巴東建平二郡太守吏民便之質年始出三十屢居名郡涉獵史籍尺牘便敏既有氣幹好言兵權太祖謂可大任欲以爲益州事未行徵爲使持節都督徐兗二州諸軍事寧遠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在鎮奢費爵命無章爲有司所糾遇赦與范畢徐湛之等厚善畢謀反量質必與之同會事發復爲建威將軍義興太守元嘉二十六年太祖謁京陵質朝丹徒與何勗擅和之並功臣子時共上禮太祖設燕盡歡賜布千匹二十七年春遷南譙王義宣司馬寧朔將軍南平內史未之職會索虜大帥拓跋燾

圍汝南汝南戍主陳憲固守告急太祖遣質輕往壽陽卽統彼軍與安蠻司馬劉康祖等救憲虜退走因使質伐汝南西境刀壁等山蠻大破之獲萬餘口遷太子左衛率坐前伐蠻枉殺隊主嚴祖又納面首生口不以送臺免官是時上大舉北討質白衣與驃騎司馬王方面等率軍出許洛安北司馬王玄謨攻滑臺不拔質請乘驛代將太祖不許虜侵徐豫拓跋燾率大衆數十萬遂向彭城以質爲輔國將軍假節置佐率萬人北救始至盱眙燾已過淮冗從僕射胡崇之領質府司馬崇之副太子積弩將軍毛熙祚亦受統於質盱眙城東有高山質慮虜據之使崇之澄之二軍營於山上質營城南虜攻崇之澄之二營崇之等力戰不敵衆散並爲虜所殺虜又攻熙祚熙祚所領悉北府精兵幢主李灌率屬將士殺賊甚多隊主周胤之外監楊方生又率射賊賊垂退會熙祚被創

死軍遂散亂其日質案兵不敢救故二營一時覆沒初仇池之平也以崇之爲龍驤將軍北秦州刺史宋百頃行至濁水爲索虜所克舉兵敗散崇之及將佐以下皆爲虜所執後得叛還至是又爲虜所敗焉熙祚司州刺史脩之兄子也崇之熙祚並贈正員郎澄之事在祖父燾傳三營旣敗其夕質軍亦奔棄輜重器甲單七百人投盱眙盱眙太守沈璞完爲守戰之備城內有實力三千質大喜因共守虜初南出後無資糧唯以百姓爲命及過淮公平越石鼈二屯穀至是抄掠無所人馬饑困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爲歸路之資旣破崇之等一攻城不拔便引衆南向城內增修守備莫不完嚴二十八年正月初燾自廣陵北返便悉力攻盱眙就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燾怒甚築長圍一夜便合開攻道趣城東北運東山土石填之虜又恐城內水路遁走乃引大船欲於軍山作浮橋

以絕淮道城內乘艦逆戰大破之明日賊更方舫爲桁桁上各嚴兵自衛城內更擊不能禁遂於軍山立桁水陸路並斷燾與質書曰吾今所遣鬪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三秦氏羌設使丁零死者正可滅常山趙郡賊胡死正滅并州賊氏羌死正滅關中賊卿若殺丁零胡無不利質答書曰省示具悉茲懷爾自恃四脚屢犯國疆諸如此事不可具說王玄謨退於東梁坦散於西爾謂何以不聞童謠言邪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此期未至以二軍開飲江之徑爾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生全饗有桑乾哉但爾往攻此城假令寡人不能殺爾爾由我而死爾若有幸得爲亂兵所殺爾若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直送都市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壅之粉之屠之裂之如此未足謝本朝爾識智

及衆力豈能勝苻堅邪頃年展爾陸梁者是爾未飲江太歲未卯年故爾斛蘭昔深入彭城值少日雨隻馬不返爾豈憶邪卽時春雨已降四方大衆始就雲集爾但安意攻城莫走糧食闕乏者告之當出廩相餽得所送劔刀欲令我揮之爾身邪甚苦人附反各自努力無煩多云是時虜中童謠曰輶車北來如穿雉不意虜馬飲江水虜主北歸石濟死虜欲渡江天不徙故質答引燾大怒乃作鐵林於其上施鐵鏡云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虜衆書曰示詔虜中諸士庶狸伐見與書如別等正朔之民何爲力自取如此大丈夫豈可不知轉禍爲福邪今寫臺格如別書自思之時購斬燾封開國縣侯食邑一萬戶賜布絹各萬匹虜以鈎車鈎垣樓城內繫以羈絙數百人叫喚引之車不能退旣夜以木桶盛人懸人出城外截鈎能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頽

落不過數升虜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虜死者與城平又射殺高梁王如此三旬死者過半燾聞彭城斷其歸路京邑遣水軍自海入淮且疾疫死者甚衆二月二日乃解圍遁走上嘉質功以爲使持節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封開國子食邑五百戶明年太祖又北伐使質率所統見方向潼關質頓兵近郊不肯時發獨遣司馬柳元景屯兵境上不時進軍質又顧戀嬖妾棄營單馬還城散用臺庫見錢六七百萬爲有司所糾上不問也元凶弒立以質爲丹陽尹加征虜將軍質家遣門生師顛報質具太祖崩問質疏顛所言馳告司空義宣又遣州祭酒從事田穎起銜命報世祖率衆五千馳下討逆自陽口進江陵義宣質諸子在都邑聞質舉義並逃亡劭欲相慰悅乃下書曰賊敦等無因自駭急便竄逸迷昧過

甚良可怪歎質國戚勲臣忠誠篤亮方當顯位贊翼京輦而子波迸傷其乃懷可遣宣譬令還咸復本位劭尋錄得敦使大將軍義恭行訓杖三十厚給賜之義宣得質報即日舉兵馳信報世祖板進質號征北將軍質逕赴尋陽與世祖同下世祖至新亭卽位以質爲都督江州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持節如故使質率所領自白下步上直至廣莫門門者不守薛安都程天祚等亦自南掖門入與質同會太極殿生禽元凶仍使質留守朝堂甲仗百人自防封始興郡公食邑三千戶之鎮舫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六平乘並施龍子幡時世祖自攬威柄而質以少主遇之是事專行多所求欲及至尋陽刑政慶賞不復諮稟朝廷盆口鈎圻米輒散用之臺符屢加檢詰質漸猜懼自謂人才足爲一世英傑始聞國禍便有異圖以義宣凡闇易可

制勒欲外相推奉以成其志及至江陵便致拜稱名質於義宣雖
爲兄弟而年大近十歲義宣驚曰君何意拜弟質曰事中宜然時
義宣已推崇世祖故其計不行質每慮事泄及至新亭又拜江夏
王義恭義恭愕然問質所以質曰天下屯危禮異常日前在荊州
亦拜司空會義宣有憾於世祖事在義宣傳質因此密信說誘陳
朝廷得失又謂震主之威不可持久主相勢均事不兩立今專據
閩外地勝兵彊持疑不決則後機致禍質女爲義宣子採妻謂質
無復異同納其說且義宣腹心將佐蔡超民之徒咸有富貴之情
願義宣得欲倚質威名以成其業又勸獎義宣義宣時未受丞相
質子敦爲黃門侍郎奉詔敦勸道經尋陽質令敦具更譬說并言
世祖短長義宣乃意定馳報豫州刺史魯爽期孝建元年秋同舉
爽失旨即便起兵遣人至京邑報弟瑜瑜席卷叛瑜弟弘爲質

府佐世祖遣報質質於是執臺使狼狽舉兵上表曰臣聞執藥隨
親非情謬於甘苦揮斤斬毒豈忘痛於肌膚蓋以先疑後順忠焉
必往忍小存大雖愛必從丞相臣義宣育愆台鉉拊聲聯服定主
勤王之業勲越乎齊晉宗戚懿親之寄望崇於魯衛而惡直醜正
寔繁有黨或染凶作僞疾害元功或藉勞挾寵乘威縱戾自知愆
深釁重必貽剿戮乃成紫毀朱交間忠輔崇樹私徒招聚羣惡念
舊愛老無一而存豈不由凶醜相扇志肆讒惑陛下垂慈狎達不
稍惟疑遂令負展席圖蔽於流議投杼市虎成於十夫鑒古揆今
實懷危逼故投袂樊葉立節於本朝揮戈晉陽務清于君側臣誠
庸懦奉教前朝雖惡緇衣好賢之美敢希巷伯惡惡之情固已藉
風聽而宵憤撫短策而馳念況乃宏命爰格誠係宗社今奉旨前
邁星言啟行臣本凡瑣少無遠槩因緣際會遂班槐鼎素望旣盈

愜心實足豈應微功非冀更希異寵直以蔓草難除去惡宜速是以無顧夷險慮不及身仰恃天眷察亮丹款苟血誠不照甘心罪戮伏願陛下先鑒元輔匪躬茂節未錄庸瑣奉國微誠不遂澳忍之情以失四海之望昭戮馬劔顯肆市朝則結旌向國全鋒凱歸九流凝序三光並耀斯則仰說宗廟俯愜兆民裁表感慨涕言無已加魯弘輔國將軍下戍大雷馳報義宣義宣遣諮議參軍劉湛之萬人就弘世祖遣撫軍將軍柳元景統豫州刺史王玄謨等水軍屯梁山洲內兩圻築堰月壘水陸待之殿中將軍沈靈賜領百舸破其前軍於南陵生禽軍主徐慶安軍副王僧質至梁山亦夾陣兩岸元景檄書宣告曰夫革道應運基命之洪符嗣業興邦紹曆之明筭自非瑞積神衷德充民極孰能升臨寶位景屬天居大宋啟期理高中世皇根帝業永流無疆夷陟邇來遘茲凶難國禍寃

深入綱鬻滅王上聖略聰武孝感通神義變艸木哀動精緯躬幸南郢親掃大逆道援橫流德模靈造三光重照七廟載典臧質少負疵釁衣冠不齒昧利誣天著於觸事受任述職不以宣效爲心專方莅民惟以侵剝爲務官自賄至族以貨傾是以康周陀覆命屠宗寃達蒼昊郭伯西門遺出自皂隸寵越州朝往莅東守鬻爵三千率卒西討竊俘取黜荷恩彭泗貪虐以逞坑戮邊氓忽若艸芥傾竭倉庾割沒軍糧作牧漢南公盜府蓄矯易文簿專行欺妄及受命北伐憚役緩期師出有辰顧懷私愛匹馬棄衆宵行獨返遂復攜嬪擁姬淫宴軍幕孔范之變顯於逆辭凡此諸釁皆彰著於憲簡振曝於觀聽去歲義舉雖豫誠欵而淹留西楚私相崇戴奉書致命形於心迹新亭之捷大難已夷凶命假存懸在畧刻廣莫之軍曾無遺失重關自開僞衆已潰質猶復盤桓衢巷後騎陳

師勞不足甄定於朝議而虛張功伐扇動怨辭自謂斯舉勳莫已
若初踐殿守忘犬馬之情奔趣帑藏頓領天府山海弘量苞荒藏
疾錄其一介之心掩其不逞之釁遂爵首元等職班盛級優榮溢
寵莫與爲疇自恣醜薄罔知涯涘干謁陳聞曾無紀極請樂窮太
子之英求器盡官府之選徐司空匪躬王室遭罹凶禍質與之少
長親交兼常曾無撫孤之仁惟聞陵侮之酷尺田寸寶靡有子遺
及受命南徂臨路滋甚逼奪妻孀略市金帛怨動京邑醜聞都鄙
棄逐舊故委蔑忠勤魯尚期尹周之徒心腹所倚泣訴於御筵表
同連子敬之疇爪牙所杖一逝而不反雖上旨頻煩屢求勞牒質
但稱伐在已不逮僚隸託答朝廷歸罪有司國士解心有識莫附
何文敬趨走廝養天性愚狡皆迷其姦諂寘懷委杖遂外擅威刑
內遊房室質生與釁俱不可詳究擢髮數罪曾何足言丞相威重

位尊任居分陝宗國倚賴實兼恒情而不及謙沖之塗弗見逆順
之訓蔽同卻至理乖范燮遂乃遠忽世祀近受欺構杖納姦疏還
謀社稷日者宴安上流坐觀成敗示遺疲卒衆裁三千戎馬不供
軍糧靡獻皇朝直以親秩之重酬寵兼極近漸別子禮越常均苟
識無所守功弗由已必爲義不全終於敗德今茲放命恨心於本
推諸昔歲迹是誠非矣且國家夷險情事異常豫是臣子孰不星
赴而玩寇忘哀曾無奔拽面蕃十稔惠政蔑聞重贓深掠縱慾已
甚姬妾百房尼僧千計敗道傷俗悖亂人神民怨盈塗國謗彌歲
又賊劬未禽凶威猶彊將毀其私墳戮其諸子圖成駭機垂賴義
舉捷期云速不日告平釋怨毒之心解倒懸之急論恩叙德造育
爲重援人自助棄人快讒怙亂疑功未聞其比僕以不肖過蒙榮
私荷佩升越光絕倫伍家本北邊志存慷慨常甘投生以徇艱棘

惟恩思難激氣衝襟故以眺三湘而永慨望九江而遐憤若使身
死國康誓在殞命况仰稟聖略俯鞠義徒萬全之形愚夫所照夫
薛竟陵控率突騎陸道步馳檀右衛申右率垣游擊整勒銳師飛
輪構路王豫州方舟繕甲久已前驅僕訓卒利兵凌波電進沈鎮
軍蕭安南接觸連旌首尾風合驃騎竟陵王懿親令譽問望攸歸
大司馬江夏王道略明遠徽猷茂世並旄鉞臨塗雲驅齊引羣兵
競邁秘駕徐啟八鑿搖響五牛舒旆千乘雷動萬軸雲回騰威發
號星流漢轉以上臨下易於轉員加以三謀協從七緯告慶幽顯
同心昭然易覩諸君或世荷恩幸或身聞教義當知君臣大節誓
不可犯寇屢至誨難用創設履安奉順聲恭事全孰與附逆居危
身害各醜慈親垂白受戮弱子嬰孩就誅所以有詔遲回未震雷
霆者正爲諸君身拘寇手或懷乃心吉凶由人無謂爲遠今而不

變後悔何及授檄之日心馳賊庭義宣亦相次係至江夏王義宣
書曰昔桓玄借兵於仲堪有似今日義宣由此與質相疑質進計
曰今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絕萬人綴玄謨必不敢動質浮舟
外江直向石頭此上略也義宣將從之腹心劉湛之曰質求前馳
此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大事尅然後長驅萬安之計也質遣將
尹周之攻胡子反柳叔政於西壘時子反渡東岸就玄謨計事聞
賊至馳歸周之攻壘甚急劉季之水軍殊死戰賊勢盛求救於玄
謨玄謨不遣崔勳之固爭乃遣勳之救之比至城已陷勳之戰死
季之收衆而退子反叔政奔還東岸玄謨斬子反軍副李文仲質
欲仍攻東城義宣黨顏樂之說義宣曰質若復拔東城則大功盡
歸之矣宜遣麾下自行義宣遣劉湛之就質陳軍城南玄謨留羸
弱守城悉精兵出戰薛安都騎軍前出垣護之督諸將繼之戰良

久賊陣小拔騎得入劉季之宗越又陷其西北衆軍乘之乃大潰
因風放火船艦悉見焚燒延及西岸質求義宣欲一計事密已出
走矣質不知所爲亦走衆悉降散質至尋陽焚燒府舍載妓妾西
奔使所寵何文敬領兵居前至西陽西陽太守魯方平質之黨也
至是懷二誑文敬曰傳詔宣敕唯捕元惡一人餘並無所問文敬
棄衆而走質先以妹夫羊沖爲武昌郡質往投之既至沖已爲郡
丞胡鹿之所殺無所歸乃入南湖逃竄無食摘蓮噉之追兵至窘
急以荷覆頭自沈於水出鼻軍主鄭俱兒望見射之中心兵刃亂
至腸胃纏縈水艸隊主裘應斬質首傳京都時年五十五錄尚書
江夏王臣義恭左僕射臣宏等奏曰臧質底棄下才而藉遇深重
窮愚悖常備煽凶逆變至滔天志圖泯夏違恩叛德辜過恒科梟
首之憲有國通典懲戾思永去惡宜深臣等參議須辜日限意使

依漢王莽事例漆其頭首藏于武庫庶爲鑑戒昭示將來詔可質
初下義宣以質子敦爲征虜將軍雖州刺史質留子敞爲監軍將
敦自隨至是並爲武昌郡所執送敦官至黃門郎敦弟敷司徒屬
敷弟敞太子洗馬敞弟敦敦子仲璋質之二子二孫未有名同誅
質之起兵也豫章太守任蒼之臨川內史劉懷之鄱陽太守杜仲
儒並爲盡力發遣郡丁并送糧運伏誅任蒼之字處茂樂安人也
歷世祖南平王鑠撫軍右軍司馬長史行事太祖稱之曰望雖不
足才能有餘杜仲儒仲驥兄子也豫章望蔡子相孫沖之起義招
質質遣將郭會膚史山夫討之爲沖之所破世祖發詔以爲尚書
都官曹郎中沖之太原中都人晉祕書監盛曾孫也官至右軍將
軍巴東太守後事在劉琬傳沈靈賜以破質前軍於南陵功封南
平縣男食邑三百戶贈崔勳之通直郎大司馬參軍劉天錫亦梁

山戰亡追贈給事中

魯爽小名女生扶風郿人也祖宗之字彥仁晉孝武太元末自鄉里出襄陽歷官至南郡太守義熙元年起義襲偽雒州刺史祖蔚進向江陵以功爲輔國將軍雍州刺史封宵城縣侯食邑千五百戶桓謙苟林逼江陵宗之率衆馳赴事在臨川烈武王道規傳進號平北將軍高祖討劉毅與宗之同會江陵進號鎮北將軍封南陽郡公食邑二千五百戶子軌一名象齒爽之父也便弓馬筋力絕人爲竟陵太守宗之自以非高祖舊隸屢建大功有自疑之心會司馬休之見討猜懼遂與休之北奔善於撫御士民皆爲盡力衛送出境盡室入羌項之病卒高祖定長安軌爲寧南將軍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世祖鎮襄陽軌遣親人程整奉書規欲歸順自拔致誠以昔殺劉康祖徐湛之父故不歸太祖累遣招納許以

爲司州刺史爽少有武藝虜主拓跋燾知之常置左右元嘉二十六年軌死爽爲寧南將軍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勿殊俗無復華風麤中使酒數有過失燾將誅之爽有七弟秀小字天念頗有意略才力過爽燾以充宿衛甚知待之僞高梁王阿叔泥爲芮芮所圍甚急使秀往救燾自率大衆繼其後燾未及至秀已擊破之拔阿叔泥而反燾壯其功以爲中書郎封廣陵侯或告燾鄴民欲據城反復遣檢察并燒石虎殘宮殿秀常乘驛往反是時病還遲爲燾所詰讓秀復恐懼燾尋南寇因從渡河先是程天祚爲虜所沒燾引置左右與秀闕寬勸令歸降秀納之天祚廣平人爲殿中將軍有武力元嘉二十七年助戍彭城會世祖遣府劉泰之輕軍襲虜於汝陽天祚督戰戰敗被罰爲虜所獲天祚妙善鍼術燾深加愛賞或與共輿常不離於側封爲南安公燾北還蕃天祚因

其沈醉偽若受使督切後軍者所至輕罰天祚爲燾所愛羣虜並
畏之莫敢問因得逃歸後爲山陽太守太宗初與四方同反事在
薛安都傳燾始南行遣爽隨永星士庫仁真向壽陽與弟瑜共破
劉祖於尉武仍至瓜步始得與秀定歸南之謀燾還至湖陸爽等
請曰奴與南有讎每兵來常慮禍及墳墓乞共迎喪還葬國都虜
羣下於其三稱奴猶中國稱臣也燾許之長社戍虜有六七百人
爽譎之曰南更有軍可進三百騎往界上參聽騎去爽率腹心夜
擊餘虜盡殺之馳入虎牢爽唯第三弟在北餘家屬悉自隨率部
曲及願從合千餘家奔汝南遣秀從計昌還壽陽奉辭於南平王
鑠曰爽秀得罪本朝負釁三世生長絕域遠身胡虜兄弟闔門淪
點偽授殞命不可還國無因近係南雲領屬東日益猶痿人思步
盲者願明嵩霍咫尺江河匪遠夷庚壅塞隔同天地痛心疾首豈

慨宵悲虜王猖狂豺豕其志虐徧華戎怨結幽顯自旰晷旋軍亡
殪過半昏酣沈湎恣性肆身爽秀等因民之憤藉將旅之願齊契
義憤梟馘醜徒馮恃皇威肅清逋穢牢洛諸城指期克定規以涓
塵微雪夙負方當束骸北闕待戮司寇懦節未申伏心邊表明大
王殿下以叡茂居蕃文武兼姿遠邇欽傾承風聞德願垂援拯以
慰虔望老弱百口先遣歸庇逼逼丹心仰希懷遠謹遣同義潁川聶
元初奉詞陳聞鑠馳驛以聞上大悅下詔曰偽寧南將軍魯爽中
書郎魯秀志幹削到忠誠久著撫茲福先闔門效款招集義銳梟
剪燾醜肅定邊城獻馘象魏雖宣孟之去翟歸晉贛當之出胡入
漢方之此日曾何足云朕實嘉之宜卽授任逞其忠略爽可督司
州陳留東郡濟陰濮陽五郡諸軍事征虜將軍司州刺史秀可輔
國將軍管陽潁川二郡太守其諸子弟及同契士庶委征虜府以

時申言詳加酬叙爽至汝南加督豫州之義陽宋安二郡軍事領
義陽內史將軍刺史如故秀參右將軍南平王鑠軍事汝陰內史
將軍如故餘弟姪並授官爵賞賜資給甚厚爽北鎮義陽北來部
曲凡六千八百八十三人是歲二十八年也虜毀其墳墓明年四
月入朝時燾已死上更謀經略五月遣爽秀程天祚等率步騎并
荊州軍甲士四萬出許洛八月虜長社戍主永平公禿髮幡乃同
棄城走進向大索戍戍主偽豫州刺史跋僕蘭曰爽勇而無防我
今出城必輕來據之設伏檀山必可禽也爽果夜進秀諫不止馳
往繼之比曉虜騎夾發賴秀縱兵力戰虜乃退還虎牢爽因進攻
之本期舟師入河斷其水門王玄謨攻碣磔不拔敗退水軍不至
爽亦收衆南還轉鬪數百里至曲彊虜候其饑疲盡銳來攻爽身
自奮擊虜乃退走三十年元凶弒逆南譙王義宣起兵入討爽卽

受命率部曲至襄陽與雍州刺史臧質俱詣江陵義宣進爽執平
北將軍領巴陵太守度支校尉本官如故留爽停江陵事平以爽
爲使持節督豫司雍秦并五州諸軍事左將軍豫州刺史爽至壽
陽便曲意賓客爵命士人蓄仗聚馬如寇將至元凶之爲逆也秀
在京師謂秀曰我爲卿誅徐湛之矣方相委任以爲右軍將軍配
精兵五千使攻新亭壘將戰秀令打退軍鼓因此歸順世祖卽位
以爲左軍將軍出督司州豫州之新蔡汝南汝陽潁川義陽弋陽
六郡諸軍事輔國將軍司州刺史領汝南太守爽與義宣及質相
結已久義宣亦欲資其勇力情契甚至孝建元年二月義宣報爽
秋當同舉爽狂酒乖謬卽日偪起兵馳信報弟瑜將家奔叛皆得
西歸爽使其衆載黃標稱建平元年竊造法服登壇自號疑長史
韋處穆中兵參軍楊元駒治中庾騰之不與已同殺之義宣質聞

爽已處分便狼狽反進爽號征北將軍爽於是送所造輿服詣江陵叛義宣及臧質等並起征北府戶曹版文曰丞相劉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補丞相名平曲朱令補車騎名脩之皆版到奉行義宣駭愕爽所送法物止留竟陵縣不聽進爽直出歷陽自采石濟軍與質水陸俱下爽遣弟瑜守蒙龍歷陽太守張幼緒請擊瑜世祖配以兵力遣右將平薛安都步騎爲前驅別遣水軍入淵分路並會安都進次大峴矣已立營世祖以賊彊壘固未可輕拔使量宜進止幼緒便引軍返還下獄更遣驍騎將軍垣護之代幼緒據歷陽鎮軍將軍沈慶之係安都進軍與爽相遇於小峴爽親自前將戰而飲酒過醉安都刺爽倒馬左右范雙斬首傳送京都瑜亦爲部下所斬送進平壽陽子弟並伏誅義宣初舉兵召秀加節進號征虜將軍當繼誅之俱下離州刺史朱脩之起兵奉順更

遣秀擊脩之王玄謨聞之喜曰魯秀不來臧質易與耳秀至襄陽大敗而反會益州刺史劉秀之遣軍襲闕擊破之義宣還江陵秀與共北走衆叛且盡秀向城上射之中箭赴水死軍人宗敬叔康僧念斬首傳京邑贈平處穆楊元駒給事中庾騰之員外散騎侍郎爽初南歸秀以爽武人不閑吏職白太祖請處穆爲長史以輔爽太祖以補司馬後補長史云

沈攸之字仲達吳興武康人司空慶之從父兄子也父叔仁爲衡陽王義季征西長史兼平參軍領隊又隨義季鎮彭城度征北府攸之少孤貧元嘉二十七年索虜南寇發三吳民丁攸之亦被發既至京都詣領軍將劉藻考求補白丁隊主遵考謂之曰君形陋不堪隊主因隨慶之征討一十九年征西陽蠻始補隊主巴口建義南中郎府板長史兼行武軍新亭之戰身被重創事寧爲太尉

行參軍封平洛縣五等侯陝府轉大司馬行參軍晉世京邑二岸
揚州舊置都部從事分掌二縣非違永初以後罷省孝建三年復
置其職攸之掌北岸會稽孔暉掌南岸後又罷攸之遷員外散騎
侍郎又隨慶之征廣陵屢有刃被箭破骨世祖以其善戰配以仇
池步稍事平當加厚賞爲慶之所抑遷太子旅賁中郎攸之甚恨
之七年遭母憂葬畢起爲龍驤將軍武康令前廢帝景和元年除
豫章王子尚車騎中兵參軍直閤與宗越譚金等並爲廢帝所寵
誅戮羣公攸之等皆爲之用命封東興縣侯食邑五百戶尋遷右
軍將軍增邑百戶太宗卽位以爲削封宗越譚金等謀反攸之復
召入直閣除東海太守未拜會三方反叛南賊巴次近道以攸之
爲寧朔將軍尋陽太守率軍據虎檻時王玄謨爲大統未發前鋒
有五軍在虎檻五軍後又絡驛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

之謂軍吏曰今衆軍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致駭
亂取敗之道也乃就一軍請號衆咸從之熙孝祖爲前鋒都督而
大失人情攸之內撫將士外諧羣師衆並倚賴之時南賊前鋒鍾
冲之薛常寶等屯據赭圻殷孝祖率衆軍攻之爲流矢所中死軍
主范潛率五百人投賊人情震駭並謂攸之宜代孝祖爲統時建
安王休仁屯虎檻總統衆軍聞孝祖死遣寧朔將軍江方興龍驤
將軍劉靈遺各率三千人赴赭圻攸之以爲孝祖旣死賊有乘勝
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各位相亞必不爲已下軍
政不一致敗之由乃率諸軍主詣方興謂之曰四方並反國家所
保無復百里之地唯有殷孝祖爲朝廷所委賴鋒鏑交與尸而
反文武喪氣朝野危心事之濟否唯在明旦一戰戰若不捷則大
事去矣詰朝之事諸人咸謂吾應統之自卜懦薄幹略不辦及卿

今輒相推爲統但當相與戮力爾方興甚悅攸之旣出諸軍主並
尤之攸之曰卿忘廉藺寇賈之事邪吾本以濟國活家豈計彼此
之升降且我能下彼彼必不能下共濟艱難豈可自厝同異明且
進戰自寅訖午大破賊於赭圻城外追奔至姥山分遣水軍乘勢
進討又破其水軍拔胡白二城尋假攸之節進號輔國將軍代孝
祖督前鋒諸軍事薛常寶在赭圻食盡南賊大帥劉胡屯濃湖以
囊盛米繫流查及船腹陽覆船順風流下以餉赭圻攸之疑其有
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攸之從子懷寶爲賊將帥在赭圻
遣親人楊公讚齎密書招誘攸之攸之斬公讚封懷寶書呈太宗
尋尅赭圻遷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諸軍事冠
軍將軍領率蠻校尉雍州刺史袁顛復率大眾來入鵠尾相持旣
久軍主張興世越鵠尾上據錢溪劉胡自攻之攸之率諸將率濃

湖遣人傳唱錢溪已平衆並懼攸之曰不然若錢溪實敗萬人中
應有逃亡得還者必是彼戰失利唱空聲以惑衆耳勒軍中不得
妄動錢溪信尋至果大破賊攸之悉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之
顛駭懼急追胡還攸之諸軍悉力進攻多所斬獲日暮引歸鵠尾
食盡遣千人在南陵迎米爲臺軍所破燒其資實胡於是棄衆而
奔顛亦叛走赭圻濃湖之平也賊軍委棄資財珍貨殷積諸軍各
競收斂以彊弱爲多少唯攸之張興世約勒所部不犯秋毫諸將
以此多之攸之進平尋陽徙監郢州諸軍事前將軍郢州刺史持
節如故不拜遷中領軍封貞陽縣公食邑二千戶時四方皆已平
定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請降上雖相酬許而辭旨簡略攸之
前將軍置佐吏假節與鎮軍將軍張永以重兵徵安都安都懼要
引索虜索虜引大眾援之攸之等米船在呂梁又遣軍主王穆之

上民口穆之爲虜攻覆米船又破運車於武原攸之等引退爲虜所乘又值寒雪士衆墮指十二三留長水校尉王玄載守下邳積射將軍沈韶守宿預睢陵淮陽亦置戍攸之還淮陰免官以公領職復求進討上不聽入朝面陳又不許復歸淮陰三年六月自率運送米下邳并鑿四周深塹遣龍驤將軍垣護之領民口還淮陰時軍主陳顯達當領千兵守下邳攸之留待顯達至虜遣清泗間人詐告攸之云安都欲降求軍迎接攸之曰吳喜納其說咸謂宜遣千人參之旣而來者轉多喜所執彌固攸之乃集來者告之語曰薛徐州早宜還朝今能爾深副本望但遣子弟一人來便當遣大軍相接君諸人旣有志心若能與薛子弟俱來者皆卽假君以本鄉縣唯意所欲如其不爾無爲空勞往還自此一去不反其年秋太祖復命攸之進圍彭城攸之以清泗旣乾糧運不繼固執以

爲非宜徃反者七上大怒詔攸之曰卿春中求伐彭城吾恐士疲勞且去冬奔散人心未宜復用不許卿所啟今使不肯爲吾行邪卿若不行便可使吳喜獨去攸之懼乃奉旨進軍行至遲墟上悔追軍令反攸之還至下邳而陳顯達於睢口爲虜所破龍驤將軍姜產之司徒參軍高遵世戰沒虜追攸之甚急因交戰被稍創會暮引軍入顯達壘夕衆散八月十八日也攸之棄衆南奔初吳興丘勿弼丘隆先沈誕沈榮守吳陸道量並以文記之才隨攸之及張永北討永一奔攸之再敗勿弼等並皆陷沒攸之之還淮陰以爲持節假冠軍將軍行南兗州刺史追贈姜產之左軍將軍高遵世屯騎校尉四年徵攸之爲吳興太守辭不拜乃除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五年出爲持節監郢州諸軍郢州刺史爲政刻暴或鞭士大夫上佐以下有忤意輒面加詈辱將吏一人亡叛同籍

符伍充代者十餘人而曉達吏事自彊不息士民畏憚人莫敢欺
聞有虎輒自圍捕往無不得一日或得兩三若逼暮不獲禽則宿
昔圍守須曉自出賦斂嚴苦徵發無度繕治船舸營造器甲自至
夏口便有異圖六年進監豫州之西陽司州之義陽二郡軍事進
號鎮軍將軍泰豫元年太宗崩攸之與蔡興宗在外蕃同豫顧命
進號安西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未拜會巴西民李承明
反執太守張澹蜀土騷擾時荊州刺史建平王景素被徵新除荆
州刺史蔡興宗未之鎮乃遣攸之權行荊州事攸之既至會承明
已平乃以攸之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鎮西將
軍荊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至荊州政治如在夏口營造舟甲常
如敵至時幼主在位羣公當朝攸之漸懷不臣之迹朝廷制度無
所遵奉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密有異志以徵旨動攸之使道士

陳公昭作天公書一函題云沈丞相送付攸之門者攸之不開書
推得公昭送之朝廷後廢帝元徽二年休範舉兵襲京邑攸之謂
僚佐曰桂陽今反朝廷必聲云與攸之同若不顛沛勤王必增朝
野之惑於是遣軍主孫同沈懷興軍馳下受郢州刺史晉熙王
燮節度同等始過夏口會休範平還進攸之號征西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固讓開府攸之自擅闕外朝廷疑憚之累欲徵入慮不
受命乃止羣公稱皇太后令遣中使問攸之曰久勞於外宜還京
輦然任寄之重換代殊爲未易還止之宜一以相委欲以觀察其
意攸之答曰荷國重恩名器至此自惟凡陋本無廊廟之姿至如
戍防一番撲討蠻蜒可彊充斯任雖自上如此豈敢厝心去留歸
還之事伏聽朝旨朝廷逾懼憚徵議遂息四年建平王景素據京
城反攸之復應朝廷景素尋平初元嘉中巴東建平二郡軍府富

實與江夏竟陵武陵並為名郡世祖於江夏置郢州郡罷軍府竟陵武陵亦並殘壞巴東建平為峽中蠻所破至是民人流散存者無幾其年春攸之遣軍入峽討蠻帥田五郡等及景素反攸之急追峽中軍巴東太守劉攘兵建平太守劉道欣並疑攸之自有異志阻兵斷峽不聽軍下時攘兵元子天賜為荊州西曹攸之遣天賜譬說之令其解甲一無所問攘兵見天賜知景素實反乃釋甲謝愆攸之待之如故後以攘兵為府司馬劉道欣堅守建平攘兵譬說不回乃與伐蠻軍攻之破建平斬道欣臺直閣高道慶家在江陵攸之初至州道慶時在家牒其親戚十餘人求州從事西曹攸之為用三人道慶大怒自入州取教毀之而去及還都不請攸之別道慶至都云攸之聚眾繕甲茲逆不久楊運長等常相疑畏乃與道慶密遣刺客齋廢帝手詔以金餅賜攸之州府佐吏進其

階級時有象三頭至江陵城北數里攸之自出格殺之忽有流矢集攸之馬障泥其後刺客事發廢帝既殞順帝即位進攸之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班劔二十人遣攸之長子司徒左長史元琰齋廢帝剗割之具以示攸之元琰既至江陵攸之便有異志腹心議有不同故其事不果其年十一月乃發兵反叛攸之素蓄士馬資用豐積至是戰士十萬鐵馬二千遣使要雒州刺史張敬兒梁州刺史范伯年司州刺史姚道和湘州行事庾佩玉巴陵內史王文和等敬兒文和斬其使馳表以聞伯年道和佩玉懷兩端密相應和十二月十二日攸之遣其輔國將軍中兵參軍督前鋒軍事孫同率寧朔將軍中兵參軍武寶龍驤將軍騎兵參軍朱君拔寧朔將軍沈慧真龍驤將軍中兵參軍王道起又遣司馬冠軍將軍劉攘兵率寧朔將軍外兵參軍公孫方平龍驤將軍騎兵

參軍朱靈寶龍驤將軍騎兵參軍沈僧敬龍驤將軍高茂又遣輔
國將軍中兵參軍王靈秀輔國將軍中兵參軍丁珍東率寧朔將
軍中兵參軍王珍之寧朔將軍外兵參軍楊景穆相繼俱下攸之
自率輔國將軍錄事參軍兼司馬武茂宗輔國將軍中兵參軍沈
韶寧朔將軍中兵參軍皇甫賢寧朔將軍中兵參軍胡欽之龍驤
將軍中兵參軍東門道順閏十月四日至夏口攸之將發江陵使
沙門釋僧桀筮之曰不至京邑當自郢州回還意甚不悅初江津
有雲氣狀如塵霧從西北來正蓋軍上至沌口云當問訊安西暨
泊黃金浦既登岸郢城出軍擊之攸之間齊王世子據盆口震懾
不敢下因攻郢城時齊王輔政遣衆軍西討尚書符征西府曰尊
冠踐君臣之位奉順忌逆成敗斯兆未有憑凌我郊圻侵軼我
河縣而不焚師殪甲靡旗亂轍者也沈攸之少長庸賤擢自閭伍

邀百戰之運乘一捷之功鑄山裂地腰金拖紫窮貴於國極富於
家擁旄蕃伯便無北面之禮受督志屏卽有專征之釁橘柚不薦
璆璿罕入箕賦深斂毒被南郢枉繩矯異害著西荆饕餮其心谿
壑其性從始至終公壯得老今遂驅迫妖黨繕集阡卒結釁外城
送死中甸是而可忍孰不可懷今遣新除使持節督郢州之義陽
諸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聞喜縣開國侯黃回員外散騎常侍
冠軍驍騎將軍南臨淮太守重安縣開國子軍主王敬則輔國將
軍屯騎校尉長壽縣開國男王宜與輔國將軍南高平太守軍主
陳承叔輔國將軍左軍將軍南濮陽太守葛陽縣開國男軍主彭
文之龍驤將軍驃騎行參軍軍主召宰精甲二萬前鋒雲騰又遣
散騎常侍領游擊將軍湘南縣開國男新除使持節督湘州諸軍
事征虜將軍湘州刺史軍主呂安國屯騎校尉寧朔將軍崔慧景

輔國將軍軍主任侯伯輔國將軍驍騎將軍軍主蕭順之輔國將軍游擊將軍軍主垣崇祖寧朔將軍虎賁中郎將軍軍主尹略屯騎校尉南城令曹虎頭舳艫二萬駱驛繼邁又遣輔國將軍後軍將軍右軍中兵參軍事軍主苟元賓寧朔將軍撫軍中兵參軍事軍主郭文孝龍驤將軍撫軍中兵參軍事軍主程隱雋輕艦一萬截其津要新除持節督廣交越寧湘州之廣興諸軍事領平越中郎將征虜將軍廣州刺史統馬軍主沱陽縣開國子周盤龍輔國將軍後軍統馬軍主張文憶龍驤將軍軍主薛道淵冠軍將軍游擊將軍并州刺史南清河太守太原公軍主王敕勤龍驤將軍射聲校尉王洪軌龍驤將軍完從僕射軍主成置等鐵馬五千龍驤後嗽凡此諸師莫不勇力動天勁志駕日接衝拔距鷹瞵鶚視顧盼則前後風生暗鳴則左右電起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赴敵何

敵能堅然後鑿戎薄臨龍虎百萬六軍齊軌五輅舒旆丹檻發照素甲生波樓煩白羽投鞍成岳漁陽墨騎浴鐵爲羣芝艾同焚悔將何及符到之日幸加三省其鋒敵營壁之主驅逼寇手之人若有投命軍門一無所問或能因罪立績終不爾欺斬裾射玦唯功是與能斬送攸之首封三千戶縣公賜布絹各五千匹信如河海皎然無貳飛火軍攝文書千里驛行齊王出頓新亭馳檄數攸之罪惡曰夫彎弓射天未見能至揮戈擊地多力安施何則逆順之勢定殊禍福之驗易原也是以違乎天者鬼神不能使其成會乎人者聖哲不能令其毀故劉滬賴七國連兵之勢隗躡恃跨阿據隴之資母丘儉伐其踰海越島之功諸葛誕矜其待士愛民之德彼四子者皆當世雄傑以犯順取禍覆窟傾巢爲豎子笑況乎行陳凡才斗筭小器而懷問鼎之志敢構無君之逆哉逆賊沈攸之

出自萊畝寂寥累世故司空沈公從父宗蔭愛之若子卵翼吹嘘
得升官秩廢帝昏悖猜畏柱臣攸之貪競乘機凶忍趨利躬行反
噬請銜誅旨又攸之與譚金童太壹等並受寵任朝爲牙爪同功
共體世號三侯當時親昵情過管鮑遭仰革運囚黨懼戮攸之狡
猾用數圖全賣禍既殺從父又害良朋雖呂布販君鄴寄賣友方
之斯人未足爲酷此其不信不義言詐翻覆諸夏之所未有夷狄
之所不爲也泰始開闢網漏吞舟略其凶險取其搏噬故得階亂
獲全因禍保福攸之空淺躁而無謀濃湖崩挫本非已力及北伐
彭泗望賊宵奔重討下邳一鼓而遁再鄙王師又應肆法先帝英
聖量深河海宥其回谿之敗冀收曲喻之捷故得推遷幸會頓升
崇顯內端戎禁外臨方牧聖靈鼎湖遠頒顧命託寄崇深義感金
石而攸之知奉國諱喜見於容普天同哀已以爲慶此其樂禍幸

災大逆之皐一也又攸之累登蕃兵自郢遷荆晉熙殿下以皇弟
代鎮地尊望重攸之肆情陵侮斷割侯迎料擇士馬簡算器甲精
器銳士並取自隨郢城所留十不遺一專擅略虜罔顧國典此其
包藏禍志不恭不虔大逆之罪二也又攸之踐荆以來恒用姦數
旣欲發兵宜有因假遂乃蹙迫羣蠻騷擾山谷揚聲討伐盡戶發
上蟻聚郭邑伺國盛衰從來積年永不解甲遂使四野百縣路無
男人耕田載租皆驅女弱自古酷虐未聞有此其侮蔑朝廷大逆
之罪三也去昔桂陽奇兵闕起京師內興宗廟帖危攸之任居上
流兵強地廣救援顛沛寔宜悉力國家倒懸方思身慮威遣弱卒
三千並皆羸老使就郢州稟受節度欲今判否之日委皐晉熙何
其平日輒張實輕周邵爾時恭謹虛重皇戚此其伏慝藏詐持疑
兩端大逆之罪四也又攸之累據方州跋扈滋甚招誘輕狡往者

咸納羈絆行侶過境必留仕子窮困不得歸其鄉商人畢命無由
還其土叛亡入境輒加擁護逋逃出界必遣窮追此其大逆之皐
五也又攸之自任專恣恃行慘酷視吏若讎遇民如艸峻太半之
賦暴參夷之刑鞭撻國士全用虜法一人逃亡闔宗補代毒徧嬰
孩虐加瑋白獄囚恒滿市血常流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奔馳道路
號哭動天皇朝赦令初不遵奉欲殺欲擊故曠蕩之澤長隔彼州
此其無君陵上大逆之皐六也蒼梧狂凶釁深桀紂猜貳外蕃鷄
目西顧留其長息元琰以爲交質父子分張彌積年稔賴社稷靈
長獨夫逆戮攸之豫稟心靈宜同歡幸遂迷惑顛倒深相嗟惜舉
言哀桀揚聲吠堯此其不辨是非罔識善惡違情背理大逆之皐
七也廢昏立明先代盛典交廣先到梁秦蚤及而攸之密邇內畿
川塗弗遠驛書至止晏若不聞未遣章表奄積旬朔防風後至夏

典所誅此其大逆之皐八也昇明肇曆恩深澤遠申其父子之情
矜其骨肉之恩馳遣元琰銜使西歸並加崇授寵貴重疊元琰達
西便應反命攸之得此集聚蒙誰之恩不荷盛德反生讎釁此其
大逆之皐九也攸之以谿壑之性含梟鳩之腸直置天壤已稱醜
穢況乃舉兵內侮逞肆姦回斯寔惡熟皐成之辰決癰潰疽之日
幕府過荷朝寄義百常憤董司元戎龔行天罰今皇上聖明將相
仁厚約法三章輕刑緩賦年登歲阜家給人足上有惠和之澤下
無樂亂之心攸之不識天時妄圖姦逆舉無名之師驅怨讎之黨
是以朝野審其易取含識判其成禽熊羆厲爪蓄攫曳之心虎豹
摩牙起吞噬之憤鼓怒則冰原激電奮發則霜野奔雷以此定亂
豈移晷刻雖復衆徒梗陸舉郡阻川何足以抗沸海之濤當燒山
之焰彼士士民罹毒日久逃竄無路常所憫然今復相逼起接鋒

必交戰之日蘭艾難分土崩倒戈宜爲蚤計無使一人迷昧而九族就禍也弘宥之典有如皎日攸之盡銳攻郢州行事柳世隆隨宜距應屢摧破之攸之與武陵王贊牋曰江陵一總八州地居形勝鎮撫之重宜以上歸本欲仰移節蓋改臨荆部所以未具上聞者欲待至止面自咨申不圖重關擊柝覲接莫由若使匡朝之誠終蔽於聖察襲遠之舉近擁於郢都則無以謝製士之心何用塞義夫之志使不犯關陵漢期一接奉若夫斬蛟陷石之卒製骼卷鐵之將烟騰驟迅容或驚動左右苟不獲已敢不先市下情又曰下官位重分陝富兼金穴子弟勝衣爵命已及親黨辨菽抽序便加耳倦絃歌口厭梁肉布衣若此復欲何求豈不知俛眉苟安保養餘齒何爲不計百口甘冒危難誠感歷朝之遇欲報之於皇室爾昧理之徒謂下官懷無厭之願旣貫誠於白日不復明心於殿

下若使天必喪道忠節不立政復闔門碎滅百死無恨但高祖王業艱難太祖劬勞日昃卜世不盡七百之期宗社已成他人之家國之事未審於聖心何如攸之遣中兵參軍公孫方平馬步三千向武昌太守臧渙棄郡投西陽太守王毓奔于盆口方平因據西陽建寧太守張謨率二守千人攻之方平破走攸之攻郢城久不決衆心離沮昇明二年正月十九日夜劉攘兵燒營入降郢城衆於是離散不可復制將曉攸之斬劉天賜率大衆過江至魯山諸軍因此散走還向江陵未百餘里聞城已爲雍州刺史張敬兒所據無所歸乃與第三子中書侍郎文和至華容界爲封人所斬送攸之初下留元琰守江陵張敬兒尅城元琰逃走第五子幼和幼和弟靈和元琰子法先懿子文和子法徵幼和子法茂並爲敬兒所禽伏誅初文和尚齊王女義興憲公主公主早薨有二女至

是齊王迎還第內今皇帝卽位聽攸之及諸子喪還塋墓攸之第
二子懿太子洗馬先攸之卒攸之弟登之新安太守去職在家爲
吳興太守沈文秀所收斬登之弟雍之鄱陽太守先攸之卒詔以
雍之孫僧照爲義興公主後雍之與攸之異生諸弟中最和謹尤
見親愛攸之性儉忝子弟不得妄用財物唯恣雍之所須輒取齋
中服飾分與親舊以此爲常雍之弟榮之尚書庫部郎亦先攸之
卒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史漢事多所諳憶常歎曰蚤知窮達
有命恨不十年讀書及攻郢城夜遇風浪米船沉沒倉曹參軍崔
靈鳳女幼適柳世隆子攸之正色謂曰當今軍糧要急而卿不以
在意將由與城內婚姻邪靈鳳答曰樂廣有言下官豈以五男易
一女攸之歡然解意初攸之招集才力之士隨郡人雙泰真有幹
力召不肯來後泰真至江陵賣買有以告攸之者攸之因留之相

隊副厚加料理泰真無停志少日叛走攸之遣二十人被甲追之
逐討甚急泰真殺數人餘者不敢近欲過家將母去事迫不獲單
身走入蠻追者旣失之錄其母而去泰真旣失母乃出自歸攸之
不罪曰此孝子也賜錢一萬轉補隊主其矯情任笨皆如此初攸
之賤時與吳郡孫超之全景文共乘小船出京都三人共上引埭
有一人止而相之曰君三人皆當至方伯攸之曰豈有三人俱得
此相相者曰骨法如此若有不驗便是相書誤耳其後攸之爲郢
荆二州超之廣州景文豫州刺史攸之初至郢州有順流之志府
主簿宗儼之勸攻郢城功曹臧寅以爲攻守勢異非旬日所拔若
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旣傾根本則郢城豈能
自固攸之不從旣敗諸將帥皆奔散惟寅曰我委質事人豈可苟
免我之不負公猶公之不負朝廷也乃投水死寅字士若東莞莒

人也先是攸之在郢州州從事輒與府錄事鞭攸之免從事官而更鞭錄事五十謂人曰州官鞭府職誠非體要由小人凌侮士大夫倉曹參軍事邊榮爲府錄事所辱攸之自爲榮鞭殺錄事攸之自江陵下以榮爲留府司馬守城張敬兒將至人或說之使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共如此大事一朝緩急便改易本心不能行也城敗見敬兒敬兒問曰邊公何不蚤來榮曰沈公見留守城而委城求活所不忍也本不斬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得命斬之歡笑而去容無異色太山程邕之者素依隨榮至是抱持榮曰與邊公周遊不忍見邊公前死乞見殺兵不得行戮以告敬兒敬兒曰求死甚易何得不許先殺邕之然後及榮三軍莫不垂泣曰奈何一日殺二義士比之臧洪及陳容榮金城人也廢帝之殞也攸之欲起兵問其知星人葛珂之珂之曰自古起兵皆候太白

太白見則成伏則敗昔桂陽以太白伏時舉兵一戰授首此近世明驗今蕭公廢昏立明正值太白時此與天合也且太白尋出東方東方利用兵西方不利故攸之止不反及後舉兵珂之又曰今歲星守南斗其國不可伐攸之不從凡同逆丁珍東孫同裴茂仲武宗儼之並伏誅攸之表檄文疏皆儼之詞也臧渙詣益城自歸今皇帝命斬之餘同惡皆爲亂軍所殺或遇赦得原

史臣曰臧質雖貪虐夙樹問望多闕奉義治流本無吞噬之志也徒欲以幼君弱政期之於世祖據有中流嗣桓庾之業旣王異穆哀臣皆代黨雖禮秩外厚而疑防內深功高位重終非自安之地至於陵天犯順其出於此乎攸之伺隙西郢年逾十載擅命專威無君已積及天厭宋道鼎運將離不識代德之紀獨迷樂推之數公休旣覆其族攸之亦屠厥身夫以釁亂自終固異代如一也

宋書卷七十四 列傳第三十四 終

西川中興
氏國同

宋書卷七十五 列傳第三十五

王僧達

顏竣

西川中興
氏國同

王僧達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少子兄錫質訥乏風采太祖聞僧達蚤惠召見於德陽殿問其書學及家事應對閑敏上甚知之妻以臨川王義慶女少好學善屬文年未二十以為始興王濬後軍參軍遷太子舍人坐屬疾於楊削橋觀鬪鴨為有司所糾原不問性好鷹犬與閭里少年相馳逐又躬自屠牛義慶聞如此令周旋沙門慧觀造而觀之僧達陳書滿席與論文義慧觀酬答不暇深相稱美與錫不協諱家貧求郡太祖欲以為秦郡吏部郎庾炳之曰王弘子既不宜作秦郡僧達亦不堪益民乃止尋遷太子洗馬母

憂去職兄錫罷臨海郡還送故及奉祿百萬以上僧達一夕命奴輦取無復所餘服闋爲宣城太守性好游獵而山郡無事僧達肆意馳騁或三五日不歸受詞訟多在獵所民或相逢不識問府君所在僧達曰近在後元嘉二十八年春索虜寇逼都邑危懼僧達求入衛京師見許賊退又除宣城太守頃之徙任義興三十年元凶弒立世祖入討普檄諸州郡又符郡發兵僧達未知所從客說之曰方今釁逆滔天古今未有爲君計莫若乘義師之檄移告傍郡使工言之士明示禍福苟在其心誰不響應此策上也如其不能可躬率向義之徒詳擇水陸之便致身南歸亦其次也僧達乃自候道南奔逢世祖於誰頭卽命爲長史加征虜將軍初世祖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所以慶之曰虜馬飲江王出赴難見在先帝前議論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至

必也上卽位以爲尚書右僕射尋出爲使持節南蠻校尉加征虜將軍時南郡王義宣求留江陵南蠻不解不成行仍補護軍將軍僧達自負才地謂當時莫及上初踐阼卽居端右一二年間便聖宰相及爲護軍不得志乃啟求徐州曰臣衰索餘生逢辰藉業先帝追念功臣睠及遺賤飾短捐陋布策稠采從官委褐十有一載早憑慶泰脫親盛明而有志於學無獨見之敏有務在身無偏鑿之識固不足建言世治備辯時宜竊以天恩不可終報尸素難可久處故猖狂蕪謬每陳所懷陛下孝誠發衷義順動物自龍飛以來實應九服同歡三光再朗而臣假視巷里借聽民謠黎氓闕享未締其感遠近風議不獲稍進臣所用夙宵疾首寤寐疚心者也臣取之前載譬之於今當漢文之時可謂藉已成之業據旣安之運重以布衣菲食憂勤治道而賈誼披露迺誠猶有歎哭之諫況

今承顛沛萬機惟始恩未及普信未遑周臣又聞前達有言天下
重器也一安不可卒危一危亦不可卒安陛下神思淵通亦當鑒
之聖慮竊謂今之務惟在萬有爲已家國同憂允彼庶心從民之
欲民有咨瘼之聲君表納隍之志下有愆弊之苦上無侈豫之情
又應官酌其才爵疇其望與失不賞寧失不刑至若樞任重司藩
扞要鎮治亂攸寄動靜所歸百度惟新或可因而弗革事在適宜
無或定其出處天下多才在所用之臣非惟寄觀世路謬識其難
卽之於身詳見其弊何者臣雖得免牆面書不入於學伍行無愆
及自無近於才能直以廢託門世夙列榮齒且近雖奔迸江路歸
命南闕竟何功效可以書賞而頻出內寵陛下網繆數旬之中累
發明詔自非才略有數聲實相任豈可聞而弗驚履而無懼固宜
退省身分識恩之厚不知報答當在何期夫見危致命死而後已

皆殷勤前誥重其志生臣感先聖格言思在必效之地使生獲其
志死得其所如使臣享厚祿居重榮衣狐坐熊而無事於世者固
所不能安也今四夷猶警國未忘戰辨髮凶詭尤宜裁防間者天
兵未獲已肆其輕漢之心恐戎狄貪恠猶懷匪遜脫以神州暫擾
中夏兵饑容或遊魂塞內重窺邊壘且高秋在節胡馬興威宜圖
其易蚤爲之所臣每一日三省志在報效遠近小大顧其所安受
效偏方得司者則慮之所辦情有不疑若首統軍政董勒天兵旣
才所不周實誠亦非願陛下矜諒已厚願復曲體此心護軍之任
臣不敢處彭城軍府卽時過立且臣本在驅馳非希崇顯輕智小
號足以自安願垂鑑恕特賜申獎則內外榮荷存沒銘分上不許
僧達三啟固陳上甚不說以爲征虜將軍吳郡太守暮歲五遷僧
達彌不得意吳郭西臺寺多富沙門僧達求須不稱意乃遣主簿

顧曠率門義劫寺內沙門竺法瑤得數百萬荆江反叛加僧達置
佐領兵臺符聽置千人而輒立三十隊隊八十人又立宅於吳多
役公力坐免官初僧達為太子洗馬在東宮愛念軍人朱靈寶及
出為宣城靈寶已長僧達詐列死亡寄宣城左永之籍注以為已
子改名元序敬太祖以為武陵國典衛令又以補竟陵國典書令
建平國中將軍孝建元年春事發又加禁錮上表陳謝云不能因
依左右傾意權貴上愈怒僧達族子確年少美姿容僧達與之私
款確叔父休為永嘉太守當將確之郡僧達欲逼留之確知其意
避不復往僧達大怒潛於所住屋後作大坑欲誘確來別因殺而
埋之從弟僧虔知其謀禁呵乃止御史中丞劉瑀奏請收治上不
許孝建三年除太常意尤不悅頃之上表解職曰臣自審庸短少
關宦情兼宿抱重疾年月稍甚生平素念願閑衡廬先朝追遠之

恩早見榮齒曩者以親貧須養僂俛從祿解褐後府十有餘旬俄
遷舍人殆不朝直實無緣坐閱宸寵尸爵家庭情計二三屢經聞
敎終獲允亮賜反初服還私未用又擢為洗馬意旨優隆其令且
拜許有郡缺當務處會琅邪遷改即蒙敕往反神翰慈誘殷勤
令裝成即自隨靈寶年淪覆長溪因彼散失仰感沉恩俯銘浮
寵臣夔積福升仍丁艱罰聊及視息即蒙逮問具啟以奉營情事
負舉猥多賜莅宣城極其窮躋仲春移任方冬便值虜南侵臣忝
同肺腑情為義動苦求還都侍衛輦轂至止之日戎旗已塞在郡
雖淺而貪得分了方拂農衣還事耕牧宣城民庶詣闕見請爾時
敕亡從兄僧綽宣見留之旨闇疾寡任野心素積仍附啟苦乞且
旋任還務末期亡兄臣錫奄見棄背啟解奔赴賜帶郡還都會未
淹積復除義興臣自天飛海泳豈假鱗翼徒思橫施與日而深自

處官以來未嘗有涓毫之積羸疾聞疾又無人一諾而性狎林水
偏愛禽魚議其所託動乖治要故收崖斂分無忘俄頃寔由有待
難供上裝未立東郡奉輕西郊祿重具陳蘄懇倘執初願置之江
湘遠郡一二年中庶反耕之日糧藥有寄卽蒙亮許當賜矜擢遭
逢厄運天地崩離世蒙聖朝門情之顧及在臣身復荷殊識義雖
君臣恩猶父子臣誠庸蔽心過草木奉衛之日不覺捐身單軀弱
嗣千里其氣繼罹凶塗動臨危盡生微朝露不察如絲信順所扶
得獲全濟再見天地重覩三光于時兄子僧亮等幽窘醜逆盡室
獄戶山川嶮阻吉凶路塞悠遠之思誰能勿勞嘗膽濡足是其公
願分心挂腹實亦私苦幸屬聖武克復大業宇宙廓清四表靖晏
臣父子叔姪同獲泰辰造情追尋歸骨之本欲以死明心誤有餘
辰情願已展避逆向順終古常節智力無效有何勳庸而頻煩恩

榮動踰分次但忽病之日不敢固辭故吞訴於鵲渚飲愧於新亭
及元凶旣殄人神獲又端右之授卽具陳請天慈優渥每越常倫
南蠻護軍旬月私授臣三省非分必致孤負居常輕任尚懼網墨
况參要內職承寵外畿其取覆折不假識見故披誠啟訴表疏相屬
或乞輕高就卑或願以閑易要言誓致苦播於辭牘誠知固陋當
觸明科去歲往年累犯刑禁理無申可罪有恒典虛穢朝序慚累
家業臣甘其終物議其盡陛下棄其身瑕矜其貴戚迂略法憲曲
相全養臣一至之感以此何忘利伊恩升加以今位當時震驚收
足失所本忘閉情不敢聞命內慮於已外訪於親以爲天地之仁
施不期報再造之恩不可妄屬故洗拂灰壤登沐膏露上處聖澤
下更生辰合芳離蛻遐適改觀但偷榮託幸忽移此歲自見妨
轉不可寧宜其沈放志事俱盡伏願陛下承太始之德加成物之

恩及臣狂蔽未至得於榮次自引聖朝厚終始之惠孤臣保不泯
之澤夫讓功爲高臣無功而讓專素爲美臣榮采已積以是求退
誠亦可愍又妻子爲居更無餘累婢僕十餘粗有田入歲時是課
足繼朝昏兼比日眩瞖更甚風虛漸劇湊理合閉榮衛惜底心氣
悼弱神志衰散念此根疵不支歲月公私誠願宜蒙諒許乞徇餘
辰以終瑣運白水皎日不足爲譬願垂矜鑑哀申此請僧達文旨
抑揚詔付門下侍中何偃以其詞不遜啟付南臺又坐免官頃之
除江夏王義恭太傅長史臨淮太守又徙太宰長史太守如故大
明元年遷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以歸順功封寧陵縣五等侯
二年遷中書令先是南彭城蕃縣人高闢沙門釋曇標道方等共
相誑惑自言有鬼神龍鳳之瑞常聞簫鼓音與秣陵民藍宏期等
謀爲亂又要結殿中將軍苗允員外散騎侍郎嚴欣之司空參軍

闕千纂太宰府將程農王恬等謀剋二年八月一日夜起兵攻宮
門晨掩太宰江夏王義恭分兵襲殺諸大臣以闕爲天子事發覺
凡黨與死者數十人僧達屢經狂逆上以其終無悛心因高闕事
陷之下詔曰王僧達餘慶所鍾早登榮觀輕險無行暴於世談值
國道中艱盡室願效甄其薄誠貫其鴻愿爵徧外內身窮榮寵曾
無在泮食堪懷音乃協規西楚志擾東區公行剽掠顯奪凶黨倚
結羣惡誣亂視聽朕每容隱思加蕩雪曾無犬馬感恩之志而炎
火成燎原之勢涓流兆江河之形遂唇齒高闕契規蘇寶搜詳妖
圖覘察象緯逮賊長臨梟餘黨就鞠咸布辭獄牒宣言虛市猶欲
隱忍法爲情屈小醜紛紜人扇方甚矯構風塵志希非覲固已達
諸公卿彰于朝野朕焉得輕宗社之重行匹夫之仁極山誅邪聖
典所同戮諷剪律漢法攸尚便可收付廷尉肅正刑書故太保華

容文昭公弘契濶歷朝編繆眷遇豈容忘茲勲德忽其世祀門爵
國姻一不貶絕於獄賜死時年三十六子道琰徙新安郡前廢帝
卽位得還京邑後廢帝元徽中爲廬陵國內史未至郡卒蘇寶者
名寶生本寒門有文義之美元嘉中立國子學爲毛詩助教爲太
祖所知官至南臺侍御史江寧令坐知高閣反不卽啟聞與閣共
伏誅

顏竣字士遜琅邪臨沂人光祿大夫延之子也太祖問延之卿諸
子誰有卿風對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臭得臣義躍得臣酒竣初
爲太學博士太子舍人出爲世祖撫軍主簿甚被愛遇竣亦盡心
補益元嘉中上不欲諸王各立朋黨將召竣補尚書郎吏部尚書
江湛以爲竣在府有稱不宜回改上乃止遂隨府轉安北鎮軍北
中郎府主簿二十八年虜自彭城北歸復求互市竣議曰愚以爲

與虜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何以言其然夷狄之欲侵暴正苦力
之不足耳未嘗拘制信義用輟其謀昔年江上之役乃是和親之
所招歷稔交騁遂求國婚朝廷羈縻之義依違不絕旣積歲月漸
不可誣獸心無厭重以忿怒故至於深入幸今因兵交之後華戎
隔判若言互市則復開曩敝之萌議者不過言互市之利在得馬
今棄此所重得彼下駟千匹以上尚不足言況所得之數裁不十
百邪一相交關卒難閉絕寇負力玩勝驕黠已甚雖云互市實覘
國情多贍其求則桀傲罔已通而爲節則必生邊虞不如塞其端
漸杜其觖望內修德化外經邊事保境以觀其釁於事爲長初沙
門釋僧舍粗有學義謂竣曰貧道粗見識記當有真人應符名稱
次第屬在殿下竣在彭城嘗向親人叙之言遂宣布聞於太祖時
元凶巫蠱事已發故上不加推治世祖鎮尋陽遷南中郎記室參

軍三十年春以父延之致仕固求解職不許賜假未發而太祖崩
問至世祖舉兵入討轉咨議參軍領錄事任總內外并造檄書世
祖發尋陽便有疾領錄事自沈慶之以下並不堪相見唯竣出入
臥內斷決軍機時世祖屢經危篤不任咨稟凡厥衆事竣皆專斷
施行世祖踐阼以爲侍中俄遷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辭常侍見
許封建城縣侯食邑二千戶孝建元年轉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
留心選舉自彊不息任遇既隆奏無不可其後謝莊代竣領選意
多不行竣容貌嚴毅莊風姿甚美賓客喧譁常歡笑答之時人爲
之語曰顏竣嗔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南郡王義宣臧質
等反以竣兼領軍義宣質諸子臧匿建康秣陵湖熟江寧縣界世
祖大怒免丹陽尹褚湛之官收四縣官長以竣爲丹陽尹加散騎
常侍先是竣未有子而大司馬江夏王義恭諸子爲元凶所殺至

是並各產男上自爲制名名義恭子爲伯禽以比魯公伯禽周公
旦之子也名竣子爲辟疆以比漢侍中張良之子先是元嘉中鑄
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損無利故百姓不盜鑄及世祖
卽位又鑄孝建四銖三年尚書右丞徐爰議曰貴貨利民載自五
政開鑄流圜法成九府民富國實教立化光及時移俗易則通變
適用是以周漢倣遷隨世輕重降及後代財豐用足因條前寶無
復改朔年歷旣遠喪亂屢經堙焚剪毀日月銷滅貨薄民貧公私
俱困不有革造將之大乏謂應或遵古典收銅繕鑄納贖刑刑箸
在往策今宜以銅贖刑隨罰爲品詔可鑄錢形或薄小輪郭不成
於是民間盜鑄者雲起雜以鉛錫並不牢固又剪鑿古錢以取其
銅錢轉薄小稍違官式雖重制嚴刑民吏官長坐死免者相係而
盜鑄彌甚百物踊貴民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無輪郭者悉加

禁斷始興郡公沈慶之立議曰昔秦幣過重高祖是患普令民鑄
改造榆莢而貨輕物重又復乖時太宗放鑄賈誼致譏誠以采山
術存銅多利重耕戰之器曩時所用四民競造爲害或多而孝文
弗納民鑄遂行故能朽貫盈府天下殷富況今耕戰不用采鑄廢
久鎔冶所資多因成器功艱利薄絕吳鄧之資農民不習無釋耒
之患方今中興開運聖化惟新雖復偃甲銷戈而倉庫未實公私
所乏唯錢而已愚謂宜聽民鑄錢郡縣開置錢署樂鑄之家皆在
署內平其雜式去其雜僞官斂輪郭藏之以爲永寶去春所禁新
品一時施用今鑄悉依此格萬稅三千嚴檢盜鑄并禁剪鑿數年
之間公私豐贍銅盡事息姦僞自止且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
器化爲財剪華利用於事爲益上下其事公卿太宰江夏王義恭
議曰伏見沈慶之議聽民私鑄樂鑄之室皆入署居平其準式去

其雜僞愚謂百姓不樂與官相關由來甚久又多是人士蓋不願
入署凡盜鑄爲利利在僞雜僞雜既禁樂入必寡云斂取輪郭藏
爲永寶愚謂上之所貴下必從之百姓聞官斂輪郭之價百
倍大小對易誰肯爲之彊制使換則狀似逼奪又去春所禁新品
一時施用愚謂此條在可開許又云今鑄宜依此格萬稅三千又
云嚴檢盜鑄不得更造愚謂禁制之設非唯巨昧利犯憲羣庶常
情不忠制輕患在冒犯今入署必萬輪三千私鑄無十三之稅逐
利犯禁居然不斷又云銅盡事息姦僞自禁愚謂赤縣內銅非可
卒盡比及銅盡姦僞已積又云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器化爲
財然頃所患患於形式不均加以剪鑿關二鉛錫衆所耳越若止
於盜鑄銅者亦無須苦禁竣議曰泉貨利用近古所同輕重之議
定於漢世魏晉以降未之能改誠以物貨既均改之僞生故也世

代漸久弊運頓至因革之道宜有其術今云開署放鑄誠所欣同但慮采山事絕器用日耗銅既轉少器亦彌貴設器直一千則鑄之減半爲之無利雖令不行又云去春所禁一時施用是欲使天下豐財若細物必行而不從公鑄利已既深情僞無極私鑄剪鑿書不可禁五銖半兩之屬不盈一年必至於盡財貨未贍大錢已竭數歲之間悉爲塵土豈可令取弊之道基於皇代今百姓之貨雖爲轉少而市井之民未有嗟怨此新禁初行品式未一須臾自止不足以垂聖慮唯府藏空匱實爲重憂今縱行細錢官無益賦之理百姓雖贍無解官乏唯簡費去華設在節儉求贍之道莫此爲貴然錢有定限而消失無方剪鑄雖息終致窮盡者亡應官開取銅之署絕器用之塗定其品式日月漸鑄歲久之後不爲世益耳時議者又以銅轉難得欲鑄二銖錢竣又議曰議者將爲官藏

空虚宜更改鑄天下銅少宜減錢式以救交弊賑國紓民愚以爲不然今鑄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人姦巧大興天下之貨將靡碎至盡空立嚴禁而利深難絕不過一二年間其弊不可復救其甚不可一也今鎔鑄有頓得一二億理縱復得此必待彌年歲暮稅登財幣罄革日用之費不贍數月雖權徵助何解之邪徒使姦民意騁而貽厥愆謀此又甚不可二也民懲大錢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間必生喧擾遠利未開切患猥及富商得志貧民困窘此又甚不可三也若使交益深重尚不可行況又未見其利而衆弊如此失算當時取誚百代乎前廢帝卽位鑄二銖錢形式轉細官錢每出民間卽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郭不磨鑿如今之剪鑿者謂之未子景和元年沈慶之啟通私鑄由是錢貨亂敗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

此者謂之緹環錢入水不沉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太宗初唯禁鵝眼緹環其餘皆通用復禁民鑄官署亦廢工尋復並斷唯用古錢竣自散騎常侍丹陽尹加中書令丹陽尹如故表讓中書令曰虛竊國靈坐招禁要聞命慚惶形魂震越臣東州凡鄙生微於時長自閭閻不窺宮轍門無富貴志絕華伍直以委身隴畝饑寒交切先朝陶均庶品不遺愚賤得免耕稅之勒厠仕進之末陛下盛德居蕃總攬英異越以不才超塵清軌奉躬歷稔勞效莫書仰恃曲成之仁畢願守宰之秩豈期天地中闕殷憂啟聖倚附興運擢景神塗雲飛海泳冠絕倫等曾未三期殊命八萃詳料賞典則臣不應科瞻言勤良則臣與侔貴方欲諦欵皇朝降階盛序微已國言少微身謗而制書猥下爵樹彌隆臣小人也不及遠謀寵利之來何能居約徒以上瀆

天明下汨變議災謫之興懼必在 邇今之過授以先微身苟曰非據危辱將及十手所指論等膏肓 所以寤寐兢兢遽維縈苦疾者也伏願陛下察其丹誠矜其疾願絕 會收恩以全愚分則造化之施方茲爲薄見許時歲旱民饑竣上言禁餉一月息米近萬斛復代謝莊爲吏部尚書領太子左衛率 未拜丁憂起爲右將軍丹陽尹如故竣藉蕃朝之舊極陳得失上 自卽吉之後多所興造竣諫爭懇切無所回避上意甚不說多不 見從竣自謂才足幹時恩舊莫比當贊務居中永執朝政而所陳多不被納疑上欲疏之乃求外出以占時旨大明元年以爲東揚州刺史將軍如故所求旣許便憂懼無計至州又丁母艱不許去職聽送喪還都恩待猶厚竣彌不自安每對親故頗懷怨憤又言朝事違謬人主得失及王僧達被誅謂爲竣所讒構臨死陳竣前後忿懟每懷言不見從僧達所

言頗有相符據上乃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之曰臣聞人臣之奉
主毀家光國竭情無私若乃無禮陵人怙富卑上是以王叔作戒
子晷爲戮未有背本塞原好利忘義而得自容盛世溷亂清流者
也右將軍東揚州刺史建城縣開國侯顏竣因附風雲謬蒙翼長
天地更造拔以非次聖朝親攬重務一歸而窺覘國柄潛圖秉執
受任選曹驅扇滋甚出尹京輦形勢彌放傳詔犯憲舊須啟聞而
竣以通譁忤已輒加鞭辱罔顧威靈莫此爲甚嚴詔屢發當官責
效竣權恣不行怨懟彌起懷挾姦數苞藏陰慝預聞中旨罔不宣
露罰則委上恩必歸已荷遇之門卽加謗辱受譴之室曲相哀撫
翻戾朝紀狡惑視聽脇懼上宰激動閭閻未上慮聞內懷猜懼僞
請東牧以下天旨旣獲出蕃怨詈方肆反唇腹誹方之已輕且時
有啟奏必協茲私宣示親朋動作羣小前冬母亡詔賜還葬事畢

不去盤桓經時方構閒勳貴造立同異又表示危懼深營身觀曲
訪大臣慮不全立遂以已被斥外國道將顛覆積懷抱惡窮辭色
兼行闕於家早負世議逮身居尊寵奉兼萬金榮以夸親祿不充
養宿憾母弟恃貴輒戮天倫怨毒親交震駭凡所莅任皆闕政刑
輒開丹陽庫物貸借吏下多假資禮解爲門生克朝滿野殆將千
計驕放自下妨公害私取監解見錢以供帳下賓旅酣歌不異平
月街談道說非復風聲竣代都文吏特荷天私棄瑕錄用豫參要
重勞無汗馬賞班河山出內寵踰越倫伍山川之性日月彌滋
溪壑之心在盈彌參虎寇狼貪未足爲譬今皇明開耀品物咸亨
傷俗黠化實唯害焉宜加顯戮以彰盛化請以見事免竣所居官
下太常削爵土須事御收付廷尉法獄臯上未欲便加大戮且止
免官竣頻啟謝罪并乞性命上愈怒詔答曰憲司所奏非宿昔所

以相期卿受榮遇故當極此訕許怨憤已孤本望乃復過煩思慮
懼不自全豈爲下事上誠節之至邪及竟陵王誕爲逆因此陷之
召御史中丞庾徽之於前爲奏奏成詔曰竣孤負恩養乃可至此
於獄賜死妻息宥之以遠子爵強徙送交州又於道殺之竣文集
行於世

史臣曰世祖弱歲臨蕃涵道未廣披胸解帶義止賓僚及運鍾傾
陂身危慮切擢膽抽肝猶患言未盡也至於馮玉負扈威行萬物
欲有必從事無暫失旣而憂歡異日甘苦變心主挾今情臣追昔
欵宋昌之報上賞已行同舟之慮下望愈結嫌怨旣前誅責自起
竣之取釁於世益由此乎爲人臣者若能事主而捐其私立功而
忘其報雖求顛陷不可得也

宋書卷七十五

列傳第三十五

終

晉書卷七十五
列傳第三十五

宋書卷七十六

晉書卷七十六
列傳第三十六

列傳第三十六

朱脩之

宗愨

王玄謨

朱脩之字恭祖義興平氏人也曾祖燾晉平西將軍祖序豫州刺
史父謙益州刺史脩之自州主簿遷司徒從事中郎文帝謂曰卿
曾祖昔爲王導丞相中郎卿今又爲王弘中郎可謂不忝爾祖矣
後隨到彥之北伐彥之自河南回留脩之戍滑臺爲虜所圍數月
糧盡將士熏鼠食之遂陷於虜初脩之母聞其被圍旣久常憂之
忽一旦乳汁驚出母號泣告家人曰吾今已老忽復有乳汁斯不
祥矣吾兒其不利乎後問至脩之果以此日陷沒拓跋燾嘉其守

節以爲侍中妻以宗室女脩之潛謀南歸妻疑之每流涕問其意脩之鄭嘉其義竟不告也後鮮卑馮弘稱燕王治黃龍城拓跋燾伐之脩之與同没人邢懷明並從又有徐卓者復欲率南人竊發事泄被誅脩之懷明懼奔馮弘弘不禮留一年會宋使傳詔至脩之名位素顯傳詔見卽拜之彼國敬傳詔謂爲天子邊人見其致敬於脩之乃始加禮時魏屢伐弘或說弘遣脩之歸求救遂遣之泛海至東萊遇猛風柁折垂以長索船乃復正海師望見飛鳥知其近岸須臾至東萊元嘉九年至京邑以爲黃門侍郎累遷江夏內史雍州刺史劉道產卒羣蠻大動脩之爲征西司馬討蠻失利孝武初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脩之在政寬簡士衆悅附及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反檄脩之舉兵脩之僞與之同而遣使陳誠於帝帝嘉之以爲荊州刺史加都督義宣聞脩之不與已同

乃以魯秀爲雍州刺史擊襄陽脩之命斷馬鞍山道秀不得前乃退及義宣敗於梁山單舟南走脩之率衆南定遣寇時竺超民挑義宣脩之至乃殺之以功封南昌縣侯脩之治身清約凡所贈贖一無所受有餉或受之而旋與佐吏賂之終不入已唯以撫納羣蠻爲務徵爲左民尚書轉領軍將軍去鎮秋毫不犯計在州然油及牛馬穀艸以私錢十六萬償之然性儉尅少恩情姊在鄉里饑寒不立脩之未嘗供贍常往視姊姊欲激之爲設菜羹麤飢脩之曰此乃貧家好食致飽而去先是新野庾彥達爲益州刺史攜姊之鎮分祿秩之半以供贍之西土稱焉脩之後墜車折脚辭尚書領宗憲太僕仍加特進金紫光祿大夫以脚疾不堪獨行特給扶侍卒贈侍中特進如故謚貞侯

宗慤字元幹南陽人也叔父炳高尚不仕慤年少時炳問其志慤

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炳曰汝不富貴卽破我家矣兄泌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愨年十四挺身拒賊賊十餘人皆披散不得入室時天下無事士人並以文義爲業炳素高節諸子羣從皆好學而愨獨任氣好武故不爲鄉曲所稱江夏王義恭爲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愨隨鎮廣陵時從兄綺爲征北府主簿綺嘗入直而給吏牛泰與綺妾私通愨殺泰綺壯其意不責也元嘉二十二年代林邑愨自奮請行義恭舉愨有膽勇乃除震武將軍爲安西參軍蕭景憲軍副隨交州刺史檀和之圍區粟城林邑遣將范毗沙達來救區粟和之遣偏軍拒之爲賊所敗又遣愨愨乃分軍爲數道偃旗潛進討破之拔區粟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拒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士卒不能當愨曰吾聞師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潰散遂克林邑收其異寶雜物不可勝計

愨一無所取衣櫛蕭然文帝甚嘉之後爲隨郡太守雍州蠻屢爲寇建威將軍沈慶之率愨及柳元景等諸將分道攻之羣蠻大潰又南新郡蠻帥田彥生率部曲反叛焚燒郡城屯據白楊山元景攻之未能下愨率其所領先登衆軍隨之羣蠻由是畏服二十年孝武伐元凶以愨爲南中郎諮議參軍領中兵孝武卽位以爲左衛將軍封洮陽侯功次柳元景孝建中累遷豫州刺史監五州諸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甚富豪方丈之膳以待賓客而愨至設以菜菹粟餅謂客曰宗軍人慣噉麤食愨致飽而去至是業爲愨長史帶梁郡愨待之甚厚不以前事爲嫌大明三年竟陵王誕據廣陵反愨表求赴討乘驛詣都面受節度上停輿慰勉愨聳躍數十左右顧盼上壯之及行隸車騎大將軍沈慶之初誕誑其衆云宗愨助我及愨至躍馬繞城呼曰我宗愨也事平入爲左衛將軍五

年從獵隨馬折脚不堪朝直以爲光祿大夫加金紫愨有佳牛堪
進御官買不肯賣坐免官明年復職廢帝卽位爲寧蠻校尉雍州
刺史加都督卒贈征西將軍謚曰肅侯太始二年詔以愨配食孝
武廟子羅雲卒子元寶嗣

王玄謨字彥德太原祁人也六世祖宏河東太守綿竹侯以從叔
司徒允之難棄官北居新興仍爲新興雁門太守其自叙云爾祖
牢自慕容氏爲上谷太守陷慕容德居青州父秀早卒玄謨幼而
不羣世父黹有知人鑒常笑曰此兒氣槩高亮有太尉彥雲之風
武帝臨徐州辟爲從事史與語異之少帝未謝晦爲荊州請爲南
蠻行參軍武昌太守晦敗以非大帥見原元嘉中補長沙王義欣
鎮軍中兵將軍領汝陰太守時虜攻陷滑臺執朱脩之以歸玄謨
上疏曰王途始開隨復淪塞非惟天時抑亦人事虎牢滑臺豈惟

將之不良柳亦本之不固本之不固皆由民憚遠役臣請以西陽
之魯陽襄陽之南鄉發甲卒分爲兩道直趣滑臺征士無遠徭之
思吏士有屢休之歌若欲以東國之衆經營牢洛道途旣遠獨克
實難玄謨每陳北侵之策上謂殷景仁曰聞王玄謨陳說使人有
封狼居意後爲興安侯義賓輔國司馬彭城太守義賓薨玄謨上
表以彭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事乃以孝武出鎮及大舉
北征以玄謨爲寧朔將軍前鋒入河爲輔國將軍蕭斌節度玄謨
向碣磔戍主奔走遂圍滑臺積旬不克虜王拓跋燾率大衆號百
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玄謨軍衆亦盛器械甚精而玄謨專依所
見多行殺戮初圍城城內多茅屋衆求以火箭燒之玄謨恐損亡
軍實不從城中卽撤壞之空地以爲窟室及魏救將至衆請發車
爲營又不從將士多離怨又營貨利一匹布責人八百梨以此倍

失人心及拓跋燾軍至乃奔退麾下散亡略盡蕭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初玄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音經千遍則免既覺誦之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呼停刑遣代守碯礮江夏王義恭爲征討都督以爲碯礮不可守召令還爲魏軍所追大破之流矢中臂二十八年正月還至歷城義恭與玄謨書曰聞因敗爲成臂上金瘡得非金印之徵也元凶弒立玄謨爲益州刺史孝武伐逆玄謨遣濟南太守垣護之將兵赴義事平除徐州刺史加都督及南郡王義宣與江州刺史臧質反朝廷假玄謨輔國將軍拜豫州刺史與柳元景南討軍屯梁山夾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義宣遣劉湛之就臧質陳軍城南玄謨留老弱守城悉精兵接戰賊遂大潰加都督前將軍封曲江縣侯中軍司馬劉

沖之白孝武言玄謨在梁山與義宣通謀上意不能明使有司奏玄謨多取寶貨虛張戰簿血徐州刺史垣護之並免官尋復爲豫州刺史淮上亡命司馬黑石推立夏侯方進爲王改姓李名弘以惑衆玄謨討斬之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雍土多僑寓玄謨請土斷流民當時百姓不願屬籍罷之其年玄謨又令九品以上租使貧富相通境內莫不嗟怨民間訛言玄謨欲反時柳元景當權元景弟僧景爲新城太守以元景之勢制令南陽順陽上庸新城諸郡並發兵討玄謨玄謨令內外晏然以解衆惑馳啟孝武具陳本末帝知其虛馳遣主書吳喜公撫慰之又答曰梁山風塵初不介意君臣之際過足相保聊復爲笑伸卿眉頭玄謨性嚴未嘗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伸故帝以此戲之後爲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常及建明堂以本官領起部尚書又領北選孝武狎侮

羣臣隨其狀貌各有比類多類者謂之羊顏師伯缺齒號之曰齧
劉秀之儉吝呼爲老慳黃門侍郎宗靈秀體肥拜起不便每至集
會多所賜與欲其瞻謝傾踣以爲歡笑又刻木作靈秀父光祿勳
叔獻像送其家廳事柳元景垣護之並北人而玄謨獨受老儉之
目凡所稱爲四方書疏亦如之嘗爲玄謨作四時詩曰董茶供春
膳粟漿克夏殮胸醬調秋菜白醴解冬寒又寵一毘喩奴子名曰
王常在左右令以杖擊羣臣曰柳元景以下皆罹其毒玄謨尋遷
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加都督時北土饑饉乃散私穀十萬斛牛千
頭以振之轉領軍將軍孝武與柳元景等俱受顧命以外監事
委玄謨時朝政多闕玄謨以直不容徒青冀二州刺史加都督
少帝旣誅顏師伯柳元景等皆停蓋甚以領軍徵玄謨子姪咸
稱疾玄謨曰吾受先帝厚恩豈可畏禍苟免遂行及至屢表諫諍

又流涕請緩刑去殺以安元元少帝大怒明帝卽位禮遇甚優時
四方反叛以玄謨爲大統領水軍南討以脚疾聽乘輿出入尋除
大將軍江州刺史副司徒建安王於赭圻賜以諸葛亮笏袖鎧項
之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軍遷南豫州刺史加都督
玄謨性嚴尅少恩而將軍宗越御下更苛酷軍士謂之語曰寧作
五年徒莫逢王玄謨玄謨猶自可宗越更殺我年八十一薨謚曰
莊公子深早卒子績嗣

史臣曰脩之宗愨皆以將帥之材懷廉潔之操有足稱焉玄謨雖
苛尅少恩然觀其大節亦足爲美當少帝失道多所殺戮而能冒
履不測傾心輔弼斯可謂忘身徇國者歟



